

朱子大全

冊  
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八

碑

靜江府虞帝廟碑

廟故有鼻亭神及唐武墨象皆斥去之

靜江府故有虞帝祠在城東北五里而近虞山之下皇澤之灣蓋莫詳其始所自立而有唐世刻詞在焉有宋淳熙二年春二月今直祕閣張侯栻始行府事奉奠進謁仰視棟宇傾墊弗支圖象錯陳適以淫厲則竦然曰帝德在人其神在天威靈所加無有遠邇降祠茲土粵有故常而因陋踵訛以至於此弗圖弗革某實懼焉已事則命撤而新之時又方按國典毀諸旁祀不如法者因悉致其美材文石以奉茲役作治逾時訖事以告門觀巖顯龐雜遠屏外朝內寢惟帝及二妃之神恭己面南儼然臨之秋七月癸未侯率其僚奉承牢醴俯伏灌薦以妥皇靈肸蠁既通拜

手言曰天降生民厥有常性仁義禮智父子君臣爰及昆弟夫婦朋友是曰天敘民所秉彝失之毫分穹壤易位惟帝躬聖誠明自然慈孝于家仁敬于邦友弟刑妻取人與善從容鉅細各極其極如規之圓如矩之方使凡天下後世之爲人倫者莫不取則高明博厚化育並流孰是遐陬敢私其施惟蒼梧野謂帝所藏寅緣此邦獲恭明祀茲率羣吏釁於新宮穆穆威神不仁者遠敢不再拜稽首惟帝之神實臨照之於是三獻成禮神人浹和吏民駿奔咏嘆興起合辭懇請願著石章俾來謁辭以詔無極熹竊惟帝之所以配天立極法施無窮者既非文字形容所及而傳記所稱南巡不反遂葬蒼梧者又非經言無所考信則皆罔敢知惟是天理人倫之際帝之所以幸教後世者蓋嘗與侯講而志之於侯之意庶幾識其所以然者乃敬篆而

顯詩之俾歸刻焉其詩曰  
夫星入虞山之土  
灑灑灘水之澣  
夫父誰脩虞祀  
九歌招舞  
其有翼張侯  
牧此南州  
懷帝之仁  
答其祐休  
載瞻祠宇  
曰公  
類剝支柱  
明靈弗蠲  
淫傲駢伍  
乃教綱紀  
乃夷乃攻  
乃堂乃基  
峻宇崇墉  
帝降不遲  
四門穆穆  
侯樂其成  
來饋來祝  
惟帝之德  
規圓矩方  
即物而則  
大倫以光  
爰自側微  
日動植潛被  
恭己當天  
雲行雨施  
公將惠于來世  
億萬斯年  
穹天博地  
峙嶽流川  
矧是卉裳  
舊惟聲教  
愀然見之  
興起則效

子隆于孝

臣力其忠

侯拜稽首

惟帝之功

少傅劉公神道碑

淳熙五年秋七月某日觀文殿學士彭城劉侯珙薨於建康之府舍疾革時手爲書授其弟瑋使以屬其友朱熹若曰珙不孝先公少傅之墓木大拱而碑未克立蓋猶有待也今家國之讎未報而珙銜恨死矣以是累子何如熹發書慟哭曰嗚呼共父遽至此耶且吾蚤失吾父少傅公實收教之共父之責乃吾責也卽訪其家得公弟屏山先生所次行狀又得今江陵張侯栻所爲銘以次其事曰公姓劉氏諱子羽字彥脩其先自長安徙建州今爲崇安縣五夫里人曾大父贈朝議大夫太素大父贈太子太保民先皆以儒學教授鄉里而皇考資政殿學士贈太師忠顯公

遂以忠孝大節殺身成仁事載國史公其嗣子也少以父任補將仕郎積勞轉宣教郎權浙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入主太僕太府簿遷光祿丞辟河北河東宜撫司書寫機宜文字以功轉朝請大夫授直祕閣建炎三年擢充祕閣修撰知池州改集英殿修撰知秦州未行除御營使司參贊軍事辟川陝宜撫處置使司參議軍事四年除徽猷閣待制紹興二年領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除寶文閣直學士封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三年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四年還故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復爲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權都督府參議軍事宣諭川陝踰年還報復待制知泉州八年落職奉祠尋責散官漳州安置十年以赦得還十一年復故官起爲沿江安撫使知鎮江府十二年復待制進爵子益封二百戶是歲罷復爲太平

祠官五年而薨年五十矣公天姿英毅自少卓犖不羣年二十四五時佐忠顯公守越以羸卒數百破睦寇方臘數十萬衆卒全其城復佐忠顯公守真定會女真入寇以大兵圍其城公設方略登陴拒守數月虜不能下而去忠顯公既以節死公挾喪歸葬號天泣血以必報讎恥自誓朝廷亦素知其材使參御營使軍事時叛將范瓊擁彊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知樞密院事張忠獻公與公密謀誅之一日爲遣張俊以千人度江捕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公坐廡下恐瓊覺事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公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賊虜迫脅二聖出狩狀且曰



所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因  
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張公由此益奇公及使  
川陝遂辟以行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  
而後出師明年虜窺江淮急張公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  
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公以非本計爭之張公  
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遂北  
至富平與虜遇戰不利虜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  
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公叱之曰孺子可斬也  
四川全盛虜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  
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乃僻處夔峽遂與關  
中聲援不復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虜方肆掠未  
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  
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

壘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以補前愆續後咎奈何乃爲此言乎張公然公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公卽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分遣腹心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公命驍將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虜諜知我有備引去明年虜復聚兵來攻再爲玠所敗俘獲萬計蜀土以安宣撫司移軍閬州公請獨留關外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軍民之心翕然向之又明年漢中大饑諸帥閉境自守因有違言皆願得公與連兵張公承制可其請公至鎮開關通商輸粟輯睦鄰援飭兵練卒柵險待敵會虜復入寇將道金商以鄉四川公以書諭金州經略使王彥使伏彊弩於險以俟之彥習用短兵屢平小盜不以公言爲意虜猝至不知所爲逆戰果敗走保石泉時吳玠爲秦鳳經略使公聞彥失守亟移

兵守饒風嶺且以語玠玠大驚卽越境而東一日夜馳三  
百里中道少止請公會西縣計事公報曰虜旦夕至饒風  
下不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吾當往今又西走不知者  
謂吾懼而逸爾諸將得無解體乎玠得書卽復馳至饒風  
列營拒守虜人悉力仰攻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由間道犯  
祖溪關以入繞出玠後玠遽走還漢中且來邀公欲與俱  
去公不可留玠先柵定軍山以守玠不可公不得已退守  
三泉從兵不及三百人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牙木甲噉  
之遺玠書與訣玠持之泣下欲馳赴公未果其愛將楊政  
者大呼軍門曰公今不行是負劉公政輩亦且舍公去矣  
玠乃來會三泉時虜游騎甚迫玠夜不寐起視公方甘寢  
自若旁無警何者遽起公請曰此何等時而簡易若是公  
慨然曰吾死命也亦何言玠慚嘆泣下竟不果留公以潭



招也因復與玠謀出銳師腹背擊之未及期而虜已遁矣  
蓋方虜未至公已悉徙梁洋官私之積置他所虜既深入  
無所得而糧日匱前後苦攻死傷十五六又聞公之將襲  
己也懼故遁公亟遣兵追擊之墮谿谷死者不可計其餘  
衆不能自拔者猶數十柵皆降之是時虜大會撒离喝兀  
尤輦主兵用事計必取蜀以窺東南其選募戰攻蓋已不  
遺餘力而我之謀臣戰將亦無敢爲必守計者獨公與張  
公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  
蜀境以蔽上流寇退又方相與定計改紀軍政以圖再舉  
而張公已困於讒公亦相次得罪徙白州矣始吳玠爲裨  
將未知各公獨奇之言於張公張公與語大悅使盡護諸  
將至是上疏請還所假節傳檄戟贖公罪士大夫以是多  
玠之義而服公之知人旣張公入相大議合兵爲北討計

召公赴闕使諭指西師且察邊備虛實公還奏虜未可圖宜益治兵廣營田以俟幾會時又方議易置淮西大將且以其兵屬公公復以爲不可遂以親老丐郡以歸泉僧可度以賂結中貴人屬戚里陳氏誣奏奪陳洪進守冢寺符州奉行公曰此細事爾然小人罔上如此是乃履霜之漸不可長也卽疏其事以聞僚屬相顧莫敢連署公乃獨奏極言之可度等皆抵罪旣又大興學校以教其人堂序規模略放大學至今爲閩中諸郡之冠已而淮西軍果亂議者反謂公實使然不責無以係叛將南歸之望於是臨漳之行聞者嗤之而公不自辯也在鎮江會金虜復渝盟公建議清野盡徙淮東之人於京口撫以威信兵民雜居無敢相侵擾者嘗得盜劾之乃楚州守某者所爲前後攻劫不可計悉具獄弃之市某者亦坐遠竄於是境內帖然

道不拾遺旣而虜騎久不至樞密使張俊視師江上以問  
公公曰此虜異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  
意已而果復以和爲請使至植大旗舟上書曰江南撫諭  
公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使者見旗有異大懼  
索之急公曰吾爲守臣朝論無所與然欲揭此於吾州之  
境則吾有死而已索猶不已乃遣人境外授之會張俊歸  
奏事上聞公治狀及料敵語於是復有待制之命公以和  
戎本非久遠計宜及間暇時修城壘除器械備舟楫以俟  
時變宰相秦檜不悅諷言者論之罷歸遂不復起薨後十  
有六年和議果敗虜騎直抵采石瓜洲江津幾不守於是  
人始服公前慮之深而恨其不及用也熹之先人晚從公  
游疾病寓書以家事爲寄公惻然憐之收教熹如子姪故  
熹自幼得拜公左右然已不及見公履戎開府時事獨見

其居家接人孝友樂易開心見誠豁然無纖芥滯吝意好  
 賢樂善輕財喜施於姻親舊故貧病困阨之際尤孜孜焉  
 因嘗從公門下士及一二故將問公平生大節又知其忘  
 身徇國之忠決機料敵之明得將士心人人樂為盡死事  
 皆偉然雖古名將不能過至其為政則又愛民禮士敦尚  
 教化決姦擿伏不畏彊禦乃有古良吏風及公既沒然後  
 得其議奏諸書讀之知其痛憤無日不在於讎虜而其識  
 慮之深又如此未嘗不慨然撫卷廢書而歎也公元妃福  
 國夫人熊氏葬拱辰山忠顯公墓次而屏山先生實表之  
 繼室慶國夫人卓氏公沒持家二十餘年細大有法內外  
 斬斬彭城侯雖熊出然其撫之厚而教之嚴所以成就其  
 德業為多遇族黨親疎曲有恩意薨荆南府舍葬甌寧縣  
 濱平之原公子三人彭城侯為長次瑞承務郎出後公第



祕閣公早卒次珥從事郎亦以公命爲屏山先生後孫男  
二人學雅承務郎學裘尙幼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呂欽次  
未行熹惟公家三世一心以忠孝相傳事業皆可記而公  
所處尤艱且勤績效最著人至于今賴之於是旣悉論載  
其實又泣而爲之銘以卒承彭城侯之遺命其銘曰

天警皇德

曰陂其平

復畀人傑

俾扶厥傾

薄言試之

于越于鎮

卒事于西

亦危乃定

始卻于秦

偪仄飄搖

一士之得

厥猷以昭

再蹶于梁

莫相予死

亦障其衝

校績愈偉

岷嶓旣奠

江漢滔滔

爾職于佚

我司其勞

曾是弗圖

讒口齧齧

載北載南

倏貶其褒

曰和匪同

識微慮遠

豈不諄諄

卒莫予展

我林我泉

我寄不淺

莫年壯心

有逝無反

惟忠惟孝

自我先公

勉哉嗣賢

克咸厥功

豈不咸之

又毀于成

詩勸來者

永其休聲

龍圖閣直學士吳公神道碑

淳熙十年夏六月

日龍圖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臨海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四百戶致仕吳公薨于台州仙居縣

湖山私第之正寢訃聞天子閔焉詔有司以光祿大夫告

其第如故事冬十月癸酉嗣子津等葬公石井中與之原

既畢事將考令式勒文螭首顯誦公德傳之無窮乃相與

謀使仲子洪以公門生臨川太守陳侯庸之狀來即建安

山中請其文於熹熹竊聞之當紹興之季年天子憤戎虜之憑陵痛神人之羞辱慨然有意收用耆俊以遂中興之烈其所引拔以爲諫諍論議之官者多得直諒敢言之士而吳公者又其偉然有聞於時者也迨其晚歲竟以剛鯁不得盡行其志退而老於湖山之下極登臨游泛之樂者十餘年天下莫不高之而其所立之詳世猶有未悉聞者幸今有碑以詔後世是筆所屬可非其人欲謝不能則又顧念往以使事過公里門公聞其來野服以便輿出見邀於湖上延坐與飲論說平生俯仰感慨遂以身後之傳爲託於時謂公特戲語耳不敢承亦不敢辭今雖極自知其不稱然昔旣不及辭於公今又安得辭於公之子耶乃考臨川之狀以次其事如左公諱字明可世爲仙居人上世隱德不仕至公大父贈武略郎諱允昭始教子孫爲學

而公與從兄詠謙遂連取科第及公至大官而贈其父諱師錫至光祿大夫母鄭氏臨海郡夫人公幼莊重嶷然如成人讀書刻苦至忘寢食登紹興二年進士第始爲温州樂清尉瀕海細民以負販魚鹽爲生業屬更定法有私以鹽越境者尉皆劾免旁縣跡捕紛然公獨若不聞曰此貧民之失業者吾其忍以一身之病而愈蹙之耶大治學宮聚其秀民子弟教之其後人材輩出有以直言冠多士爲名臣者更調平江府錄事參軍除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遷祕書省正字始公與秦丞相檜有舊至是秦已顯政事士夫趨附者衆公處其間獨退然如未嘗相識者公坐旅進寒温而已秦固已疑之會四川宣撫使鄭公剛中薦公自代其狀謂公雖適效一官而高遠之度常若超邁秦見之愈不樂一日語公曰高自標置是豈長者之爲乎諷

言者論罷之差通判處州事歷佐婺州紹興府檜死乃得  
知處州未行丁外艱服除知常州又改處州始至諸邑以  
例獻錢實公帑公曰縣經賦猶不足而欲以此自媚得無  
病吾民乎盡斥還之民舊苦丁絹重公命損之而以新丁  
補其額人以爲便踰歲以憂去未終喪而諫官何溥薦公  
材中御史荐有召命免喪入對卽除監察御史時金亮將  
渝盟公勸上專務修德以服之彼以其力我以吾德則雖  
彊弱之勢不侔而勝負之形已見顧今誠能毋以敵之進  
退爲憂喜毋以事之緩急爲作輟每下詔令必務痛自悔  
咎延見羣臣必使力陳闕失隱之心而悉有合於天地發  
之政而盡無愧於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韙其  
言顧而歎曰何溥知人哉未幾除殿中侍御史會兩淮戰  
不利人情惴恐廷臣爭陳退避之計公獨奮然請對曰今

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若誤聽此屬之言  
臣恐士氣衰竭人心沮喪大事去矣有如六飛未遽行且  
以建王爲元帥先往撫師其亦可也上然之未及發而亮  
已被屠中原遺民自望王師之至公數奏請乘此機會決  
策親征速圖進取旣上至建康公又言金陵自古英雄以  
爲帝王之宅矧今北土之人謳吟未改旣聞大駕臨江此  
必延頸舉踵以望振拔宜遂駐蹕以繫其心上已開納會  
有密啓還東者事下侍從臺諫集議以聞公曰今欲控帶  
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之便經理淮甸應接梁  
宋則臨安不如建康之近議者徒以一時扈從之人內顧  
思歸故爲是說以悅其意豈爲國計者哉過聽其言臣恐  
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非細事也  
然時上下欲歸者衆公言雖苦竟不能奪天下至今惜之

高麗船主詣明州自言其國願得遣使入賀詔將許之公言高麗與金人接壤爲之役屬無故有此安知其不爲間乃詔卻之是時天子臨御旣久專以文德厚下故其末流下吏奉承不無因循之弊公於是抗疏力陳更化之說欲以救時病彊國勢又言欲求死節之士於倉卒之時不若進剛直之士於閒暇之日去歲兩淮望風奔潰曾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摧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致命者亦有人矣至於廟堂不守詔條以啓僥倖扈從官吏無功受賞大將失軍長吏失守未正刑典戍役方還復行揀點以動衆心凡事有不合於理不便於時者無不悉意盡言補助爲多薦周操陳良翰陳良祐爲御史後皆以諫諍顯在職才半歲用事者惡之以公有會計名亟白使權戶部侍郎竇以解其言職會有

詔問足食足兵之策公言今大農歲入視景德盛時什加其四而內藏激賞不與焉則賦不可以有加中外兵籍略比太宗定天下時而糧賜什九於他費則兵不可以更募獨有節浮侈精簡閱使官不蠹財而人皆可用則庶乎其可耳俄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時今上初卽位公陞辭首陳裴垍對唐憲宗爲治先正其心之說以爲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焉未入境先詢邑宰能否去其尤罷懦不任職者人問其故公曰令於民最親苟非其人太守雖有愛民之心亦何自而達乎郡帑空乏軍餉不時負上供課亦以萬計公曰是所謂無政事者也卽禁掊克減征賦窒滲漏官吏之侵漁假貸者悉寘之法不一兩月而公私已告足矣常患差役不均多致爭訟欲勸民爲義役有言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以次



就役者幾二十年矣公聞之喜帥郡佐及縣長吏與致所謂十一人者與合宴于平政堂而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又以鄉之前輩梅公執禮宗公澤潘公良貴鄭公剛中皆以名節才行聞當世乃自爲文以輟其墓居無何詔以公治郡有異等之效改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始至宗室子有橫於市者公致之獄宗正司遣吏索之相持訟訟公卽自劾以聞詔公無罪而以宗室子屬宗正司施教刑焉一郡竦服會稽民貧賦重而折色爲尤甚公以永祐葺宮在焉爲奏得視永安縣故事免支移折變邑人便之高麗竟遣使來公聞其至明州亟草奏申前議得卒謝遣城南鏡湖自東漢時豬以溉田爲利甚廣中廢不治南豐曾舍人佐郡時嘗爲之圖而序之論其利病甚悉公前嗣其官讀其文而有志焉及來鎮守逢歲大饑

上親札命公賑救乃得奏請發常平米募饑民以就其役  
既成取凡奏請施行之語刻石湖上所以禁防者無不備  
然公去不一年守臣不能安集流徙反歸咎復湖姦民大  
姓利於爲田亦結權貴騰謗議而湖復廢矣論者惜之前  
虜騎度浙江郡守以城降而衛士唐公抱石狙擊其酋帥  
不中死罵不絕口越人祠之歲久廢壞公爲改築宮而記  
其實以勸忠義除權刑部侍郎召對言臣自越來竊感勾  
踐臥薪嘗膽之意願陛下毋恃虜之必和而益求所以自  
治如勾踐之爲者以俟時至而後圖之蔑不濟矣又言江  
浙大水乃陽不勝陰之咎因舉康澄六事爲獻遷給事中  
謝日面賜金帶象簡宗室居廣祈恩過制公引前詔卻之  
不踰月改吏部侍郎會臨安守坐不能詰盜免詔以公爲  
敷文閣直學士知府事充兩浙西路安撫使命下之日都

人相賀而吏屬屏氣入謝廷中內侍省爲人求薦及以他鄙事爲屬者公曰吾薦章不可以求而得若某事則詣府自言吾得以法決之耳自是人莫敢干以私大閹高思聰家僮毆傷酒保公命捕論如法以徇于市宗戚貴人私營佛屋錯雜民廛藏匿姦盜吏不敢捕公奏請盡撤之由是權豪仄目而執政亦不悅託以使虜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公曰是可與言行事者耶語聞得罷不行而下遷禮部侍郎公力求去乃以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始公與今退傅陳福公俱以剛直見忌於時宰至是陳公以書賀公有鴻鶴高翔之語未幾亦引去而中書舍人閻安中乘間爲上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云居再歲起知太平州當塗民淳事簡舊爲樂土而連年調發凋瘵特甚公一意拊摩常賦外一毫不以取民城樓圯壞歲調諸

縣葺之民病無窮而形制衰削公命撤而新之又維舟以  
梁姑溪令可度朝命賦璧諸郡以城兩淮公以羨財募陶  
旂又先事以集而民皆莫之知也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  
言欲趨郡境吏民振恐公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  
亂者繫獄以聞有詔褒諭二年進徽猷閣直學士知隆興  
府充江南西路安撫使江西地廣多盜而大姓武斷鄉曲  
爲良民害公繩以法不少貸曰稂莠去然後嘉穀蕃吾非  
得已也會歲大札巫覡乘間惑人禁斷醫藥夭橫者衆公  
命縣賞禁絕集羣醫分井治療貧者食之全活不可計城  
舊有豫章溝比久湮塞民病塗潦公曰溝洫不通氣鬱不  
泄疫厲所由生也亟命疏濬民得爽塏以居公凡六爲郡  
政各因其俗爲寬猛實惠之可以及人者爲多事有關於  
教化者未嘗不以爲先嘗言爲邦之惠欲其有以徧於里

閭唯受兩稅之輸爲不可以不謹故所至必擇廉吏以司之省其沿納諸費而揭其所不可已者於場門輸粟者使得自樂量吏無所容其巧人甚便之自當塗及是凡六上章丐閑不允三和陶公歸來之章以見意至是遂以納祿爲請乃復得太平祠官以歸實乾道之六年也公自少卽以氣節自負爲人夷曠無城府早歲游太學人已自目爲豪吳矣建炎初宗澤留守東都天下倚以爲重一日士女傾都南下皆行哭失聲言宗公死矣公時未仕客臨安聞之嗚咽流涕終夕不寐爲詩哭之語甚悲壯卽日傳播郵亭傳舍處處題寫讀者至爲感泣識者因是益以奇之自爲小官一時卿相名人見者無不推重歸自冊府徊翔十有八年僚友有先進用居廟堂者公未嘗以一言求薦引居常慷慨謂直道可必行而勳業可立就中間立朝多駮

麟不偶又不肯少貶以求合始浩然有歸志矣故嘗卜居其鄉石井之西負山臨湖雜蒔華竹築亭館其間延袤數里榜曰湖山清曠窈窕甲於東中至是來歸遂決終焉之計乃作休休之堂而賦詩焉自謂有七宜休者連上章告老不得謝及年七十有一請愈力乃得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於是又作景疏希白之堂而自號曰湖山居士日與賓客浮舟倚杖徜徉其間酌酒賦詩竟日夕不倦如是者十有四年蓋已翛然若無意於世者而獨其愛君憂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中以太上皇帝慶壽推恩故待臣加以畫老自中大夫特遷通奉大夫薨時年適八十矣娶縉雲郭氏贛州興國縣丞灑之女累封碩人孝謹和懿治家有法度先公兩月卒子男五人津承議郎通判紹興府事洪宣教郎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沃承事郎簽書鎮江

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洎承奉郎永康縣丞深將仕郎女三人嫁承議郎王鏞將作監主簿陳揚善者皆先卒幼未行也孫男女二十人機從事郎樸承務郎餘皆幼曾孫男一人始公葬先大夫於石井而度其旁百許步預爲壽藏至是津等奉公以窆而碩人附焉公性至孝遭喪必廬墓側終制不交人事無墨衰經先人貲產悉推與二兄育其孤女厚齎以遺之官其兄弟之子孫二人方爲義莊義學義冢以俟宗族之貧者而未克就尤拳拳於鄉邑遇歉歲捐己資合公私之力以賑之無所愛好善如己出嫉惡如私仇延接後進多所成就平居嚴毅若不可犯然謙虛好問而樂聞其過不間微賤教子弟尤力嘗語之曰若等從宦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必不得已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吾平生無他長惟不敢以一毫自

欺耳蓋其大節之見於朝廷達於四方者已卓然不可掩  
而其私行纖悉又如此自少至老手未嘗釋卷屬文不事  
彫刻而豪健峻整指意明白爲詩平淡慕樂天而渾厚莊  
栗又自類其爲人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和陶詩三卷  
當塗小集湖山遺老傳一卷藏於家嗚呼是可銘已銘曰  
士孰不材病氣與節方春爭華未凍先折有偉豪吳一入  
二世之傑晚彼權相弗媚而謁始雖偃蹇竟偶明哲  
乃贊征謀乃軻還轍言雖弗用時仰壯烈中  
去朝行賦平役義惠達信孚越城之南日活萬夫思樂鏡水有龜有魚



天邑巖巖

貴疆屏氣

張旌以行

孰俾吾貳

公顧曰嘻

是足與治

于廟于藩

姑適吾意

姑溪油油

惠澤春流

鍾陵有莠

則廩其秋

我湖空明

我竹脩脩

我倦而歸

其樂休休

大畫之年

從容委蛻

循始訖終

俯仰奚愧

中奧之原

有窅其隧

我銘不刊

以篤來裔

觀文殿學士劉公神道碑

淳熙五年夏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建康府事江南東路安撫使行宮留守彭城劉公寢疾府舍卽拜疏言臣病力不任府事願上符鑰歸死故山惟陛下哀之時天子方倚公以重別都且莫且召用之未卽聽許而公疾已革矣

再疏請老於是上乃深以爲憂亟遣中貴人挾侍醫馳驛  
診視未至秋七月甲子公召門下主口授千餘言使具爲  
奏極言時弊根本且薦羣臣之可用者畢封上之有頃而  
薨上覽奏驚歎卽日出公前請老章使以通議大夫致仕  
及訃聞益嗟悼詔贈光祿大夫罷朝一日且命有司護致  
其喪仍給葬事明年 月公之嗣子學雅等遂奉公柩葬  
於建寧府甌寧縣豐樂里新歷之原而請於朝冀有以易  
其名者事下奉常以公廉公方正威德克就宜謚忠肅過  
考功無異詞詔報曰可於是公之終始哀榮無所不備獨  
墓隧之碑久未克立學雅等懼數相與涕泣來請文熹蚤  
託公諸父間遂與公相長大知公爲詳而公晚歲相予亦  
益篤顧雖不文義有所不得辭也公家唐末自長安南徙  
遂爲建人世居崇安縣五夫里有諱民先者敦樸有行從

安定先生受春秋學晚以累舉得官歸家教授學者至數百人累贈太子太保於公爲曾祖太保生忠顯公諱幹靖康之難秉義不屈而死累贈太師忠顯公生徽猷閣待制諱子羽建炎紹興之間佐川陝軍有功累贈少傅公其長子也諱珙字共父少以恩補承務郎長從季父屏山先生學舉進士一科調監紹興府都稅務潭州南嶽廟主管西外敦宗院遭少傅及祖母韓國夫人呂氏憂除喪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權祕書省校勘書籍官禮部郎官中書舍人時秦氏用權久士大夫已竊竊言符讖事檜欲因以追謚其父召會禮官議問其法以公不時至怒而逐之踰年檜死乃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大宗正丞改祕書丞遷尙書吏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避薦者還故官銓曹法密吏姦官不能制公寘令式庭中使選集者得指其違以詰

吏人甚便之兼權祕書少監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金亮渝盟天子震怒悉師北伐一時詔檄多出公手詞氣激烈聞者或至泣下御史杜莘老劾大闢張去爲忤旨左降公封還詔書莘老得不去從上幸建康兼權直學士院時張忠獻公留守行宮衆謂車駕東還必以征討軍事爲寄俄而詔下乃以楊存中爲江淮宣撫使中外大失望公奏論其不可上曰此特爲張浚地耳命再下宰相召公諭旨且曰再論則累張公矣公曰某爲國家計豈暇爲張公謀哉再論愈力事乃寢真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會詔立建王爲皇太子宣入視草今上卽位借禮部尙書使金國是時南北甫罷兵始爲鈞敵之禮使者往輒困辱而歸人皆爲公危之公受命慷慨戒家人悉裘葛兼副以行曰藉令不死歸未可期也上聞副使以賄除吏而公獨無所私

手札褒諭甚寵然竟以議禮不決不果行也詔以星變旱蝗大詢闕政公言比年以來綱維解縱有賞無罰外則諸將刻剝軍士以事交結內則朝廷不恤諸路路不恤郡郡不恤縣縣不恤民甚或重爲貪虐以快己私軍民之怨日積于下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擴恭儉日新之德屏馳騁無益之戲登崇俊良斥遠邪佞然後信賞必罰戢近懲遠以脩軍政之闕節浮冗寬賦斂精擇郡守誅鋤臧吏以厚吾民之生則大異庶乎其可消矣間又嘗爲上言應敵無一定之謀而疆國有不易之策夫曰和曰戰曰守皆所謂應敵之計不可預圖者惟脩政事以疆國勢使三者之權在我而用無不利乃爲不易之策耳故將田師中死其家請得賜第京師又有李珂者以關通貴幸得官而自奏求爲督府掾詔從中下公皆奏以爲不可不聽再奏

極論竟皆罷之然由此遂多忤近習意而宰相又有陰忌公者出公爲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未行改知衢州始至委事僚屬一無所問入或以公未更治民意頗輕之旣而欺者得枉者伸羣下斂手不能有所爲始大畏服凡吏員外置者悉罷之受租米使民得自操槩其發鈔消籍皆有程式田里大安乾道元年湖南旱飢郴州宜章民李金以縣抑買乳香急乘衆怒猝起爲亂衆踰萬人分道南出犯廣東西九郡之境還入道州桂陽軍界殺掠萬計連破郴桂兩城數道大震朝廷憂之以公爲敷文閣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公受命兼行以五月入境則賊衆已數萬人矣亟以寶奏請下荆襄發卒奔命且移書制置使沈介曰道遠賊熾比詔下且不及事請以便宜出師卽朝廷以擅興爲罪吾自當之不敢以累公也制置使卽爲遣兵而

詔報亦如公請然皆未有至者而賊勢愈張湘陰橋口羣盜又數百人乘亂竊發密邇府下人心益搖公簡役兵擊之募民有得盜斬首者皆厚其賞盜所隱賊無多少官一不問不數日悉捕斬無脫者於是賞信刑威士氣大振人知破賊之有期矣六月制置使所遣將田寶楊欽乃以其兵數千人至公所以迎勞慰撫之者甚厚諸軍感奮願盡死力公與欽語知其能檄諸軍皆受節度使率其衆鼓行而前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於是欽等連戰破賊諸將後至者亦遣四出以分賊勢通糧道大軍遂入宜章八月鑿龍岡下賊兵數萬自辰至申官軍稍却欽被髮大呼策馬橫衝之賊分爲兩其前列精兵殲焉餘皆遁走追至莽山賊黨曹彥黃拱遂執李金與其腹心黃谷以降欽因窮追深入盡誅其酋豪而支黨脅從竄匿山谷

者尙衆公諭欽等卻兵而聽其自詣則皆相率聽命歲盡  
師還金等數十人皆伏誅餘皆稱詔釋之復故田宅者以  
千數奏官曹彥黃拱而列上諸將功狀又不以一毫有所  
私上嘉歎再三進職敷文閣直學士且賜璽書曰近世書  
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  
今卿旣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  
觀宜益勉旃以副朕意賊地旣定境內正清於是公乃宣  
布上恩力行寬政且爲請於朝曰今以陛下神靈雖幸破  
賊然不亟擇守宰寬賦斂以安居民卽一李金死一李金  
生臣恐湖南自是無寧歲也又奏留鄂兵以戍郴桂而益  
廣蒐募以補州兵之缺厚撫犒嚴紀律而時勒習之於是  
湖南隱然爲重鎮姦盜屏迹商旅復野宿焉三年召還見  
上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



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奔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寓之心焉則適所以蔽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次論稅絹退剝羨餘和糴之弊又以州郡禁軍紀律不明驕惰自恣請亟選武臣之奮行伍習戎事者使爲將副責以訓練而貴游子弟閤門國信五房出職之輩不得與焉上皆然之以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間復從容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獨以爲高帝之明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功烈所就不止此矣因爲上言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而爲萬事之綱者甚悉上亟稱善是歲小不登公請亟詔監司郡守先事條畫荒政所宜不者亦使其無他又奏州兵營伍教戰之法甚備

事皆施行十一月遂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公辭不獲  
 乃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材能皆臣所不逮而  
 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爲多願陛下亟召  
 用之上可其奏以次登用焉公入西府日召諸軍將佐從  
 容訪問盡得其材用所宜以待選用一日上顧輔臣圖議  
 恢復公曰復讎雪恥誠今日之大計然所以求之必有其  
 道臣願陛下以周宣王爲法側身修行任賢使能以圖內  
 修之實則外攘之効將有不能自己者計不出此而欲淺  
 謀輕舉以幸其成臣未見其可也上悅明年七月詔兼參  
 知政事公方與一二同列夙夜悉心竭力益圖所以敘進  
 人材寬養民力討理軍政卒成上意之所欲爲者蓋除福  
 建鈔鹽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又蠲  
 諸路累年逋負金銀穀帛巨億計而公尤以輔成上德振

肅朝綱抑僥倖獎廉退爲己任以是近倖側目而流俗亦多不悅蓋上嘗以久旱齋居請雨一夕而應諸公皆賀公復進言曰陛下誠心感格其應如響此足以見天人相與之際真有不容髮者矣然則隱微之間纖介之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陛下察此而益謹其獨焉則天下幸甚上爲竦然改容稱善龍大淵曾覲既逐去未幾而大淵死上憐覲欲還之公言二人之去天下方仰威斷而慶威德之日新柰何遽復爲此且此曹奴隸耳憐之則厚賜之可也若引以自近而賓友接之至使得以與聞幾事進退人材則臣懼非所以隆德業而振綱紀也上感其言爲止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嘗密薦士得召用公請其所自上以琪告公退坐堂上呼院吏作頭引召琪至而詰之琪恐懼不能置對請後不敢乃叱遣去無何楊守來言琪嘗檄郡

稱受密旨增築新城若干尺公與諸公請之則上未嘗有是命也公未出殿門遣吏馳取其牘琪不得隱遂以罪罷諸公因奏自今聖旨不經三省密院者所下之官皆請俟奏審乃得行上欣然從之公卽從密院移中外諸官府而內侍省與焉明日忽復有旨前奏審事勿行因諭諸公卽如此則禁中或時須一飲食亦必待奏審然後可得耶公卽以藝祖熏籠事對退又與諸公合奏言曰朝廷者陛下之朝廷命令者陛下之命令臣等典司出納不敢廢職而已今方舉行舊典以正紀綱而已出復收中外惶惑臣等竊爲陛下惜之時諸公雖更進合辭而公尤激切殿中皆驚以故獨罷爲端明殿學士使奉外祠上意尋寤亟詔改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公入辭猶以開廣言路講明聖學敦本節用虛己任賢斥遠邪佞選將撫軍數事爲獻

上蹴然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而材又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至鎮首蠲稅務新額及罷苗倉大斛屬邑奉新有復出租稅攤配諸鄉歲久民窮相率逃去反失正稅不勝計亦奏除之又除二稅合零租米暗耗免役足錢之弊人或爲公憂不足而公量入爲出未嘗有所乏也明年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安撫使始至條上荆襄兵少財匱之狀詔卽諉公經畫公因行視襄鄂兵屯並邊形勢盡得其實以聞凡回圖役使詭名虛籍之弊與夫部伍教習之法有不善者皆奏罷之先是荆南兵戍襄陽者累年不得歸公奏爲半歲番休之法春夏三軍秋冬四軍更迭往來軍士感悅荆襄故有民兵皆農家子敦樸豪勇士著自愛且居近邊知虜情輕戰鬪比稍墮廢公更爲簡閱寬其取丁之數貧者弛其賦役隨鄉團結而歲閱習焉其資



得天下之心而立天下之事然非至誠虛己兼聽並觀使  
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  
之理者也因以極論時事言甚切至上加勞再三進職大  
學士以行公再臨舊鎮不懈益虔蓋所以自律者愈嚴而  
所以撫民者愈寬以是人愈畏服而敬愛之歲旱民饑公  
亟遣吏行田蠲租如法而檄轉運常平司移粟諸郡且慮  
姦民乘時竊發則又遣將益兵戍守遂以無事一旦湖北  
茶盜數千人入境公威軍聲以威之而開其自新之路盜  
多散去其存者蓋無幾人公乃遣兵然猶深以迎戰邀擊  
爲戒盜意益緩於是一戰敗之而盡擒以歸獨誅其首惡  
數人餘悉以隸軍籍明年盜之餘黨賴文政等復入境後  
帥欲盡誅之盜因悉力死戰旣勦湖南軍遂入江西犯廣  
東官軍數敗將尉死者數十人爲費以大萬計於是人乃

服公爲有謀也淳熙二年除知建康府安撫江南東路留守行宮會水且旱公奏閣夏稅錢六千萬緡蠲秋苗米十有六萬六千餘斛沿納他物稱是仍請下漕司遣吏覆視諸州所蠲租其頗未盡者悉以予民禁上流稅米遏糴卽他路有敢違者請亦得以名聞抵其罪詔皆從之以是得商人米三百萬斛散之民間又貸諸司錢合三萬萬遣官糴米上江得十四萬九千斛籍農民當賑貸客戶當賑濟者戶以口數給米有差村落又皆運米置場平價賑糴而貸者卒亦不取償焉以府佐趙善珏王以寧及寓士李宗思劉煒領其事分遣羣屬循行境中無遠不到公又蚤夜咨訪幽隱畢聞縣給印曆手書告諭誠意旣孚而賞信罰必是以人爭效用如辦己事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上嘉其績賜書褒諭焉



公治財寬於民而急於吏所以禁其漁取察其蠹弊者甚  
悉自累鎮所施行每益加詳至是人被其澤尤深凡屬縣  
所負課度不能償者悉以丐之而獨重禁其非法病民者  
被旨璧城面以丈計者數十萬用緡錢數萬米千餘斛而  
役蓋不及民也上積公勞效手札勞獎賚以鞍馬器物甚  
厚明年進觀文殿學士蓋將復登用之而公病不起矣臨  
沒時所上疏極言近習用事之禍至引恭顯伾文以爲戒  
所薦則故相姚國陳公桂帥張栻敬夫也別以手書訣敬  
夫而熹亦與焉其言皆以未能爲國家報雪讎恥爲深恨  
蓋其忠孝誠篤雖蹈死生之變而未始須臾忘也公爲人  
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  
慈母福國夫人熊氏早薨公哀慕無以自致則以任子恩  
官其內弟事繼母禮敬飭備遭喪時年逾五十盡哀致毀

得疾幾殆友愛諸弟晚歲彌篤歲時祭祀酌古今禮而敬以行之內外功總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爲罷燕樂同寮有喪亦如之將薨遺命治喪毋得用浮屠法後諸賢公往往效之其在州郡治平聽察令行禁止而於愛民厚俗之意尤孜孜焉事或小失雖下吏言之無不立改大修潭州嶽麓書院養士數十人而屬張子敬夫往遊其間告以古人爲己之學謂明道程公先生嘗官建康屬邑爲之立祠學宮而刻陳忠肅公賁沈之文於壁以示學者民有骨肉之訟躬以恩義反復辨告甚或深自引咎聞者皆失所爭而去其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所避忠義奮發未嘗以死生動其心而愛君憂國審密持重不肯爲僥倖嘗試之舉蓋其飭躬應事規模科指晚歲皆益精密故上則人主知之愈深下則學士大夫望之愈重以至兒童走卒

莫不知公之忠烈而在荊州時北虜亦每使諜者訶公家世蓋知其忠義之有傳也及薨所臨之邦軍民往往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而建康爲尤盛且自數歲以來國家每有四方之故而有識之士相與私憂語未嘗不及公也公薨時年五十有七封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其配曰新定郡夫人呂氏故兵部尙書祉之女新興郡夫人韓氏淑人韓氏皆魏國忠獻公四世孫也二男子學雅承務郎學裘承奉郎二女長適迪功郎南劍州劍浦縣尉呂欽次適某官趙崇憲文集八卷奏議十卷內外制二十卷藏於家公自少卽以文學知名及登朝廷論思潤色當世尤稱其得體然未嘗爲無用之文其駁議又多削藁故所傳止此云學雅以公從弟從事卽珥所狀公行事視熹熹受而讀之皆昔所見聞者也因劄其大者著

之石而系以銘銘曰

昔在陽九

失我泰平

東游三紀

汴洛羶腥

帝始靈承

俯仰顧歎

曰汝在廷

孰抗斯難

爰有俊哲

三世一心

忠精義烈

思遠憂深

沫血奮辭

曰此讎耻

乃盟乃歡

類得無泚

不有豪聖

孰慮孰圖

孰秉武節

以行天誅

抑臣有聞

在周中圯

既修乃攘

厥仆斯起

惟聖時監

利伸否蟠

毋棘其欲

毋溺其安

帝曰俞哉

子欽汝誨

既啓于中

盍布于外

澤流威輝

汝則來歸

卒輔吾志

以究汝爲

四鎮十年

帝適西顧

彼皇顛蒼

胡奪之遽

我最其迹

有孝有忠

有政有事

有言有功

嗟爾嗣人

尙承厥慶

公思不忘

天子聖神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八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御氣夫坐米文公文集卷下十八

尚承恩

公思不忘

天子聖

尚承恩

尚言尚

尚爾爾人

尚承恩

尚是其也

尚承其志

尚承恩

尚承其志

尚承其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九

碑

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

淳熙七年春二月甲申祕閣修撰荆湖北路安撫廣漢張公卒于江陵之府舍其弟衡州史君杓護其柩以歸葬于潭州衡陽縣楓林鄉龍塘之原按令式立碑墓道而以書來謂熹曰知吾兄者多矣然最其深者莫如子今不可以不銘熹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旣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騫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

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然又不得盡其所爲而中道以沒不有考焉以垂於世吾恐後之君子將有憾於吾徒也熹之愚固不足以及此然於共學輩流偶獨後死矧定叟之所以見屬者又如此其何以辭顧以疾病之不間後五六年乃得考其事而敘之曰公諱某字敬夫故丞相魏國忠獻公之嗣子也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公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旣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



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也少以蔭補右承務郎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是時天子新卽位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爲己任忠獻公亦起謫籍受重寄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公以藐然少年周旋其間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始得見上卽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誠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焉無使其或少息也則不

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上異其言蓋於是始定君臣之契已而忠獻公辭位去用事者遂罷兵與虜和虜乘其隙反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猶主和議至勅諸將毋得以兵向虜時忠獻公已卽世公不勝君親之念甫畢藏事卽拜疏言吾與虜人乃不共戴天之讎向來朝廷雖亦嘗興縞素之師然玉帛之使未嘗不行乎其間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虜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

亦何功之不成哉疏入不報後六年始以補郡臨遣得復見上時宰相雖以恢復之說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且妄意公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愍勸公不答見上首言先王之治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意以其胸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其百姓之心欲得中原之心當先有以得吾百姓之心而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它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

深察也明年召還宰相又方謂虜勢衰弱可圖建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之於是公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公又對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公遂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公因出所奏書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詞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其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味陋畏怯又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其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陳決機之日

上爲竦聽改容稱善至于再三公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爲嘆息褒諭以爲前未始聞此論也其後又因賜對反復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時還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公感上非常之遇知無不言大抵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權倖屏讒諛之意至論復讎之義則反復推明所以爲名實之辨者益詳於是宰相益憚公而近倖尤不悅遂合中外之力以排之而公去國矣蓋公自是退居三年更歷兩鎮雖不復得聞國論而蚤夜孜孜反身修德愛民計軍以俟國家扶義正名之舉尤極懇至於是天子益

知公可用嘗賜手書褒其忠實蓋將復大用之而公已病矣病亟且死猶手疏勸上以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圖若眷眷不能忘者寫畢緘付府僚使驛上之有頃而絕嗚呼靖康之變國家之禍亂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始公出幕府卽罹外艱屏居舊廬不交人事會盜起郴桂間聲搖數路湖南帥守劉公珙雅善公時從訪問籌策卒用以破賊還朝爲上極言公學行志業非常人比上亦記公議論本末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到任問民疾苦首以丁鹽錢絹大重爲請得獨是歲半輸召爲尙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左右司侍立官

時廟堂方用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而實但盡奪州郡財賦以惑上聽遠近騷然人不自安賢士大夫爭言其不可而少得其要領者公亦爲上言之上曰正志以爲今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何傷公對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劫劫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則不過巧爲名色而取之於民耳上聞之矍然顧謂公曰論此事者多矣未有能及此者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公言卽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經筵開以詩入侍因葛覃之篇以進說曰治常生於敬畏亂常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紵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后世猶有以休蠶織而爲厲階者興亡之效於此見矣旣又推廣其言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當時興利擾

民之害詳焉上亦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誤國事也俄而詔以知閣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公夜草手疏極言其不可且詰宰相質責之語甚切宰相慚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爲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指公復奏曰文武之勢誠不可以太偏然今欲左文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也於是上意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乃出公知袁州而申說前命於是中外謹譁而說後竟謫死云淳熙改元公家居累年矣上復念公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廣西去朝廷絕遠諸州土曠民貧常賦入不支出故往時立法諸州以漕司錢運鹽鬻之而以其息什四爲州用以是州得粗給而民無加賦其後或乃奪取其息之半則非不能盡運而漕司又



以歲額責其虛息則高價抑賣之弊生而公私兩病矣公始至未及有爲專務以訪求一道之利病爲事既得其所以然者則爲奏以鹽息什三予諸郡又因兼攝漕臺出其所積緡錢四十萬而中分之一以爲諸倉買鹽之本一以爲諸州運鹽之費奏請立法自今漕司復有多取諸州輒行抑賣悉以違制議罪其敢以資燕飲供饋餉者仍坐賊論詔皆從之所統州二十有五遼夔荒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俗尙讎殺喜侵掠間亦入塞爲暴而州兵皆脆弱慵惰又乏糧賜死亡輒不復補鄉落保伍亦名存而實廢豈管斗入羣蠻中最爲重地而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洞丁十餘萬爲藩蔽而部選提舉巡檢官初不擇人公知其弊則又爲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以爲効用合親兵摧鋒等軍日習而月按之悉禁它役視

諸州猶有不足於糧賜若凡戈甲之費者更斥漕司鹽本  
羨錢以佐之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  
才勇喻以討賊自效所捕斬前後以十百數又奏乞選辟  
邕州提舉巡檢官以撫洞丁傳令溪洞酋豪喻以弭怨睦  
鄰愛惜人命爲子孫長久安寧之計毋得輒相虜掠讎殺  
生事而它所以立恩信謹關防示形制者亦無不備於是  
境內正清方外柔服幕府無南鄉之慮矣朝廷買馬橫山  
歲久弊積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至者多道死公究其利  
病得凡六十餘條如邕守上邊則瀕江有買船之擾網馬  
在道則緣道有執牽之勞其或道死則抑賣其肉重爲鄰  
伍之患是皆無益於馬而有害於人首奏革之其他如給  
納等量支券之姦以至官校參司各次之弊皆有以究其  
根穴而事爲之防由是諸蠻感悅爭以其善馬來歲額率

常先期以辦而馬無滯留人知愛惜遂無復死道路者上  
聞公治行且未嘗敘年勞乃詔特轉承事郎進直寶文閣  
再任五年除祕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  
安撫本路湖北尤多盜州縣不以爲意更共縱釋以病良  
民公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  
之羣盜破膽相率遁去公又益爲條教喻以利害俾知革  
心開其黨與得相捕告以除罪其餘禁令方略大率如廣  
西時於是一路肅清善良始有安居之樂郡去北邊不遠  
雖頗有分屯大軍而主兵官率常與帥守不相中帥守所  
將獨神勁親兵及義勇民兵若干人比年亦廢簡閱不足  
恃公旣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而所以恤其士伍之私者  
亦無不至於是將士感悅相戒無輒犯公令每按親兵必  
使與大軍雜試以相激厲均犒賞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

級喻以農隙閱習武事以俟不時按驗而加賞罰焉其後  
團教則又面加慰諭勉以忠義而教以敦睦首領有捕盜  
者爲奏補官由是戎政日修而士心亦益感奮會有獻言  
於朝請盡籍客戶爲義勇者公慮惑民聽且致流亡亟取  
丁籍閱之命一戶而三丁者乃籍其一以爲義勇副軍別  
置總首人給一弩俾家習之三歲一遣官就按宅悉無有  
所與且爲奏言所以不可盡取之故闔境賴焉辰沅諸州  
自政和間奪民田募游惰號刀弩手蓋欲以控制諸蠻而  
實不可用中廢復修議者多不以爲便詔與諸司平處列  
上公爲奏去其病民罔上者數條詔皆施行人亦便之並  
淮姦民出塞爲盜法皆處死異時官更多蔽匿弗治至是  
捕得數人仍有胡奴在黨中公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則  
疆場之事不宜使數負吾曲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

奴歸之北人歎其理直且曰南朝於是爲有人矣信陽守  
劉大辯者婺州人也怙勢希賞誘致流民而奪見戶熟田  
以與之一郡汹汹公爲遣吏平章乃定及是聞北人逐盜  
有近淮者則又虛驚夜棄城郭盡室南走數十里軍民復  
大擾公方劾奏之而朝廷用大辯請以見戶荒田授流民  
事下本道施行如章公復奏曰陛下幸哀邊民前詔占田  
已墾者不復通檢其未墾者二年不墾乃收爲營田德至  
渥也今未及期而大辯不務奉承宣布反設詐謾虧國大  
信以濟凶虐且所招流民不滿百數而虛奏且十倍請并  
下前奏論罪如法章累上大辯猶得易它郡以去蓋方是  
時上所以知公者愈深而惡公者忌之亦愈力公自以不  
得其職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乃得之然比詔下以公爲  
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則已不及拜矣卒時年

四十有八柩出江陵老稚挽車號慟數十里不絕訃聞上亦深爲嗟悼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弔而靜江之人哭之尤哀蓋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旣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豪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害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爲郡必葺其學於靜江又特盛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廷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弟忠信睦婣任恤之意尤孜孜焉猶慮其未徧也則又刻文以開曉之至於喪葬嫁

娶之法風土習俗之弊亦列其事以爲戒命閭井各推耆宿使爲鄉老授之夏楚使以所下條教訓厲其子弟不變然後言之有司而加法刑焉在廣西刑獄使者陸濟之子棄家爲浮屠聞父死不奔喪爲移諸路俾執拘以付其家官吏有犯名教者皆斥遣之甚或奏劾抵罪尤惡世俗鬼神老佛之說所至必屏絕之蓋所毀淫祠前後以百數而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爲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它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

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公之州里世系已見於忠獻公之碑此不著其配曰宇文氏朝散大夫師中之女事舅姑以孝聞佐君子無違德封安人前卒子焯承奉郎亦蚤世二女長適五峯先生之子胡大時次未行而卒孫某某尙幼後數年胡氏女與某亦皆夭嗚呼敬夫已矣吾尙忍銘吾友也哉銘曰

鬪尹之忠 文子之清 匪欲之徇 而仁弗稱

孰的孰張 以詔後學 公乘厥機 如寐斯覺

自時厥後 動罔弗欽 孝承考志 忠格天心

唯孝唯忠 惟一其義 惟命有嚴 豈曰爲利

羣邪肆誕 公避而歸 兩鎮餘功 以德爲威

帝曰懷哉 汝忠而實 姑訖外庸 來輔來拂



善明上天甚神曷監而遺會彼頑弗天此哲而萎來  
繼行往昔茫茫來今不盡求仁得仁公則奚恨  
直祕閣贈朝議大夫范公神道碑

紹興之初天子痛念宗社阽危之辱久而未報寤寐俊傑  
以圖事功既得趙忠簡公張忠獻公而相之又俾兩公博  
求天下之英材以備官使於是忠賢畢集讜言日進國以  
大競仇虜讐焉其後兩公相繼去位秦檜遂以講和誤國  
脅主擅權一時諸賢率以異議擯逐二十年間堙阨淪謝  
其幸及檜死復見收用者什不二三然亦往往遲暮奄忽  
而不及究其所爲矣嗚呼此豈獨士之不幸也哉若故直  
祕閣范公則其一人已公諱如圭字伯達建州建陽縣人  
曾大父履謙大父補之皆隱德不仕父舜舉始登進士第  
官從事郎以卒其學行志業延平楊文靖公實銘之以公

故贈左朝議大夫母胡氏葉氏皆封恭人公生數歲遭母  
喪哀毀如成人未冠而孤奉繼母尤謹撫弟妹曲盡恩意  
有人所難能者從舅氏胡文定公受春秋學鄉舉類試皆  
第一對策廷中極論人主正心立志之方力詆和議宴安  
之失言甚壯切張公時爲考官讀而異之第以爲選首而  
同列有病其言者抑寘乙科授左從事郎武安節度推官  
始至帥將斬人公白其誤帥爲已署不易也公正色曰節  
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  
事無大小悉以咨焉居數月以憂去時虜騎已陷長沙湘  
中大亂公崎嶇避地艱苦百懼而志業益脩開口論議皆  
切當世之務諸公多訪以事而文定亦亟稱之辟江東安  
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近臣交薦召試除祕書省正字改宣  
義郎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會秦檜力建和議虜使鼎來

而朝廷草創無所於館將虛祕書省以處之公亟見趙公  
曰祕府謨訓所藏平時以館好使猶不可况今日之仇虜  
而可使腥羶之乎趙公竦聽卽爲改館旣而使至悖傲所  
議多不可從者中外憤鬱公與同省十餘人合議拜疏爭  
之旣具草而駭懼引卻者衆公乃獨手書抵檜責以曲學  
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不病狂奈何一旦爲  
此若不改圖必且遺臭萬世矣檜以是怒而公所議奏草  
卒與史官六人者上之未幾虜歸河南以嘗我檜方自以  
爲功公曰是亦安能久有顧今日之義則有不可不爲者  
乃因輪對言曰兩京之版圖旣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  
今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萃民志上泫然曰非  
卿不聞此言立命遣使於是檜以公不先白己也益怒公  
亦以先墓久寄荆門中更變亂乃謁告奉柩歸葬故鄉飯

蔬帶經往返數千里既空卽以病告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前後三請杜門讀書不與人事者十餘年尋起通判邵州  
又通判荆南府事荆南戶口舊數十萬寇亂荒餘無復人  
迹朝廷爲蠲口賦以安集之百未還一二也而議者希檜  
意遽謂流庸浸復可使稍輸什二而歲增之吏不能供顧  
無敢言者至是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戶部日  
下書責償甚急曰不且有譴時檜晚節悖亂喜怒不可測  
爲戶部者又其姻黨凶焰赫然帥孫汝翼懼欲賦於民以  
塞責公持不可曰吾寧被譴此不忍爲也無何孫去公言  
於後帥王公師心悉奏蠲之時檜已死公所與同時去國  
者多召用公亦被命入對上猶記公前議勞問久之公因  
進言爲治以知人爲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爲本語甚切至  
又論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

之抑亦勾踐生聚報吳之意也上善其言時陳文恭公知政事亦欲留公朝著而同列有以檜黨暴起秉事者忌公前輩不肯媚事己乃以直祕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出之公辭行復奏言今日屯田之法歲之所穫官盡征之而田卒賜衣廩食如故使力穡者絕贏餘之望惰農者無飢餓之憂貪小利失大計謀近效妨遠圖是以歷年久用力多而無成功謂宜舉籍荆淮曠土畫爲丘井放古助法酌今之宜別爲科條以令政役則農利脩武備飭而復古亦有漸矣章下任事者或笑以爲迂闊寢不奏公平時所至詢究利病搜訪人材汲汲如嗜慾至江西論奏數事皆一方久遠之利薦臨川宰陳鼎有古循吏之風聞者亦以爲當改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以病復請爲祠官以歸時宗藩並建而儲位未定道路竊竊有異言公雖在遠外獨

深憂之嘗劄至和嘉祐間名臣章奏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至是囊封以獻且言曰願陛下深考羣言仰師成憲斷以公道無貳無疑則天下幸甚人或以越職爲公危之公不顧也上感其言以語輔臣而歎之曰如圭可謂愛君矣遂留陳公決定大計卽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因復起公知泉州公辭不得請而行旣至舉大體盡下情擇丞史任之郡以大治蠲屬縣負課久不能償者什三四度其力而寬與之期縣感公誠意輸將惟謹財用以紓泉地瀕海通商民物繁夥風俗錯雜而經用常不足人始以公不更治民理財爲憂至是乃大服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挾勢爲暴前守不敢詰至奪賈胡浮海巨艦其人訴於州於船司者三年不得直占役禁兵以百數復盜煮海之利亂產鹽法爲民病苦公皆以法義正之則大沮恨密

爲漫潤以去公遂以中旨罷公領祠如故邦人涕慕欲相  
與號訴於朝公禁之不得行遂邵武僦舍以居門巷蕭然  
士大夫益高仰之遠近學者多從質問經子疑義公亦孜  
孜引接朝夕不倦屬疾移書政府舊交告訣語不及私惟  
以中原未復民力未蘇遺賢未用爲寄戒諸子強學且毋  
得用浮屠法治吾喪以紹興庚辰六月十八卒享年五十  
有九後兩年今天子遂由青宮受內禪卽皇帝位父堯子  
舜海內大安而公已不及見世亦莫知公之嘗有言也近  
歲士大夫頗有見紹興日曆及陳公手記者然後乃知公  
之忠精爲不可及公爲人篤厚易直不飾邊幅忠孝誠實  
得之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爲無用之文有集十卷皆書  
疏議論之語藏于家所議屯田嘗別草具其施行之目數  
千言未及上其後張公摠師江淮奏下公家取其書而張

公尋罷亦不果行識者恨之公累官左朝散郎贈朝議大夫娶葉氏封安人後贈恭人公繼母之弟右文殿修撰宗諤女也靜淑儉素配公無遺德後五年卒與公合葬建陽之渭曲村公始嘗欲卜居處也子男三人念祖通直郎知撫州宜黃縣致仕念德今爲朝奉郎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念茲早卒女二人通直郎利州路提點刑獄折知常從事郎劉珥其壻也始公之葬不及銘旣葬諸孤始屬其故賓客魏君揆之狀公行將請文於上饒汪公而刻石以表其隧又未及而汪公薨則公之同時輩流已無復在者矣乃奉其書泣以屬熹熹愚晚出何以及此然惟先人爲史官時實常與公連名奏事及罷而歸又與公同日艤舟國門外其相與期於固窮守死之意晚而愈篤先人旣沒公所以憐熹者亦益厚至於親爲講畫反復辨告



蓋惟恐其迷昧沒溺喪失所守以辱其先人也此意豈可  
忘哉乃受其書考之而論著其大者如此且系以銘銘曰  
嗚呼惟公 廣博易良 不耀其章 不劇其方  
斤斤其容 坦坦其行 懇懇其言 循循其政  
剛毅勁切 以時發之 賁育雖強 孰能奪之  
晚殫厥猷 遂啓明聖 萬世之傳 一語而定  
凡今有慶 孰匪公功 我銘斯闕 以詔無窮

朝議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黃公神道碑

宣和之末國家承平百有餘年中外無事乃有二三弄臣  
竊國大柄建取燕雲以召非常之變有識之士已私憂之  
而衆莫之覺也捷書日聞官吏相慶獨信德府司錄事邵  
武黃公有憂色人問其故公蹙然曰太平日久軍旅遽興  
廩無兼歲之儲不取於民將何以濟顧今歲荐饑民死無

數况河北天下根本又可重困之邪聞者莫不笑之俄而河北盜賊果蠶起信德城守屢危金虜乘之遂不能支官吏相與匍匐拜降唯恐居後而公獨奮然誓死不屈虜既入城放兵四出有挺刃脅公以降者公顧左右踣之而逸變姓名匿里巷中虜退乃出則先降者皆已抵罪而宣撫使獨奇公節俾行府事公亦撫摩瘡痍期復按堵未幾以內禪轉朝議大夫則以資高不當復屈佐郡而省罷以歸矣靖康元年還次京師遭圍城之變而明年欽宗出幸虜營虜遂以兵威脅城中擁張邦昌而立之一時公卿繇千百數相顧俛首唯唯聽命公獨感憤義不辱身即日移檄致其事而去蓋當是時不約而去此者亦四十人然不數日而公竟以病卒矣二年二月丙子也嗚呼祖宗百年禮義廉恥之化其所以涵養斯人者可謂至深遠矣夫以熙

寧以來羣小相師滅理窮欲以逮于茲適已六十年矣士大夫酣豢之餘心志潰爛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爲憂敗屣迎降而皆不知以爲恥棄君叛父奉賊稱臣而皆不知以爲辱也而猶復有如公等者出於其間是雖人之秉彝不容泯滅然而祖宗所以涵養斯人至深且遠者亦豈不於此而少見遺餘哉公卒時年始六十有三夫人林氏攜挈諸孤奉公之柩崎嶇兵火亂離之中川陸五年乃能達於故里紹興乙丑之歲然後始克葬焉而公之子永存寢以材能有聞於世上聞其名召以爲尙書郎軍器監出爲淮南轉運副使俾脩農戰之業以爲北向之漸前後贈公至光祿大夫而夫人自公時已封宜人又以子貴屢逢慶恩得賜冠帔累封至始興郡太夫人淳熙乙未八月五日年九十七而薨又以郊恩贈蘄春郡夫人

而副使歸自淮南則使人以同郡徐君復之狀來謂新安朱熹曰吾先君之德如是而葬久未銘且先夫人率履持家克享上壽世鮮及之亦當得附先君遺事以垂後世子其圖之熹受書考之具得光祿大夫蘄春夫人行事本末歎息久之因論其大者如此并記其州里世次閩閩公諱中美字文昭其先自潮入閩居建之浦城徙邵武遂爲郡人焉曾大父夢臣大父局皆有隱行至公父蒙始舉進士後贈中奉大夫中奉娶施氏生公七年而卒後贈令入中奉沒時公年甫冠勵志爲學而貧不能得書常假於人以讀率一再過而歸之則已成誦而不忘矣中元祐九年進士第調真定府左司理參軍知邢州平鄉縣皆善其職以守正不阿忤上官罷退久之貧甚不以爲意親友強起之乃更調鎮西軍節度推官隣極邊守武將視法令僚屬蔑

如也公不爲撓事有不可必庭辯之守愧屈焉改宣德郎知濬州衛縣令縣民有被誣殺人者公察其寃縱之同列有害公者謂公故出死罪守疑之公不恤也會河決敗數郡詔諸令長各護丁夫疏鑿隄障縣獨不擾而集以功轉奉議郎除河北都轉運司屬官北京留守辟以爲真定府錄事是時河北連歲不登民多相聚爲盜而郡守歡燕敖逸如平時公獨憂之每當集輒辭不與守問其故公對以實守默然不說於是乃移信德而遂去以卒焉其爲人坦易不事邊幅而與人交必以誠當官不爲赫赫之名而於事細微無不謹旁郡有疑獄部刺史多奏以屬公往往得其情樂施予不問識否人雖負之不悔有求輒復周之在鎮時府丞陳紹夫死公以俸錢遣其喪女兄寡居迎養三十年始終如一日故人有通貴者招致之謝不往都轉運

使呂公頤浩及他使者多知其材欲薦之未果而竟沒論者惜之公初娶宛甸劉氏贈和義郡夫人蘄春其繼室也延平人贈少師積之女夫人渾厚靜專歸黃公甚貧處之自若晚雖豐泰亦未嘗改其度也事公之女兄如姑公之沒而歸其喪教其子務以忠言直節立其志使卒爲聞人以大其家歲幾滿百而神明不耗起居不衰又似有道者家人百口撫之一以慈愛而教告勉飭隨之未嘗見其有嚴厲之色而中外整整莫敢越軌度鄉黨傳以爲法公葬邵武縣仁澤鄉寶隆山之源夫人葬永城鄉黃溪保銅青山下相距蓋十里子男五人曰端愿端平皆有俊才卯角已與薦送而皆早卒次端方亦卒次永存今爲朝請大夫主管武夷山冲佑觀次永年右儒林郎知靜江府理定縣亦先卒女五人其婿宣德郎朱康年保義郎朱郁倚職郎

趙舜臣通直郎杜鐸進士李先之也孫男十人龜朋儒林  
郎格鉞南卿範燦勛夏欽鈞皆未仕而格鉞欽亡矣孫女  
六人其壻周敦書李厖李徽將仕郎吳時萬上官珪上官  
揚曾孫十七人大正大時大椿大全大猷大學大昌大淵  
大 大聲大詔大受大嚴大任大用餘未名女十四人其  
壻任斗南林杞李价餘尙幼玄孫男六人公震公升公顯  
公回公煥公章嗚呼是亦盛矣黃氏之昌阜於世也其可  
量哉銘曰

暨暨黃公	逢時之危	跡隨衆兆	思屬眇微
之死弗汙	以全其歸	温温夫人	克相其夫
人詔其子	以成厥家	壽考尊榮	百歲而徂
寶隆之阿	黃溪之里	東西相望	兩闕對起
子孫盈前	曾玄滿後	尙有羈靈	不遠來又

旌忠愍節廟碑

紹興三年十月己酉信州守臣王自中言臣幸得蒙恩剖符假守支郡視事之日考按圖牒竊見故簽書樞密院事張忠文公叔夜故知同州事鄭威愍公驤衣冠之藏皆在郡境蓋聞在昔靖康之難虜騎長驅都城危迫四面勤王之兵逡巡前却莫有至者而忠文獨以南道之師千里赴難軍鋒銳甚每戰必克乃以廟筭猶豫卒不能有成功而崎嶇顛沛之餘竭力致死猶以必存宗社爲己任事復不就則遂閉口絕食而以身殉焉其後虜人分兵西闕關陝所向降下無不如意則又有如威愍者獨以孤城憊卒嬰其乘勝焱銳之鋒蔽遮三秦以備巡幸虜兵大至鄰援四絕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厲誓必與郡俱爲存亡城陷之日遂隕其生而不悔是其見危致命殺身成仁皆足以無愧



於人臣之義是以聖朝痛悼褒恤屢加立廟賜名著在祀  
典蓋非獨以慰忠魂於地下實以昭示萬世臣子忠義之  
大訓而吏惰失職脩奉弗虔忠文雖得卽墓爲祠以嚴貌  
象然而僻在永豐靈鷲深山之中旣無以侈上恩厲衆志  
至於威愍葬祭在馮翊者道旣阻絕而其故鄉玉山東郭  
有墳無廟則行路之人所爲愴惻而臣不佞尤竊懼焉謹  
已相地兩縣之境通涂之側出留州錢屬吏鳩工度爲雙  
廟擬則巡遠庶幾有以揭虔妥靈表勸忠義仰稱建炎紹  
興明詔之遺旨謂宜假以光靈定其名號策書申命以詔  
無極臣不勝大願敢昧死請事下禮部太常合議條奏咸  
謂二臣之廟前已賜額宜因其故合而名之制詔禮官議  
是其以旌忠愍節之廟爲額於是尙書符郡主者施行如  
章而王侯已召還矣始侯旣屬役於玉山令芮立言永豐

令潘友文又以書來請銘於熹於是兩令課功作治如法復使人來申致侯命熹既樂道二公之事又重侯請乃序而詩之俾侯廟成釁而刻焉王侯字道夫永嘉人自少魁壘有奇節嘗爲壽皇聖帝極陳當世之務壽皇悅其言欲大用之而未及也是其爲政知所先務固宜如此其詩曰

皇皇后帝 降衷下民 君臣之義 父子之仁

臣之事君 策名委質 報生以死 身豈遑恤

若魚熊掌 取舍之間 是孰使之 其性則然

林林之生 孰無此性 利害劫之 或失其正

文武張公 投命重圍 擁孤弗遂 視死如歸

侃侃鄭公 遙遙孤壘 城亡與亡 其節亦偉

方時大變 衆潰如川 二公相望 砥柱屹然

慷慨臨危 一心如水 實全其天 萬世不死

招魂作主 帝有閔書 吏情不稱 神用弗居

孰見孰聞 孰嗟孰歎 孰烝孰嘗 孰克用勸

守侯請命 奠此新宮 煌煌巨扁 合舊增以

麗牲有碑 螭蟠龜負 我其銘之 過者必下

紹熙四年五月戊寅具位新安朱熹撰

熹旣銘此碑明年祇召造朝道出祠下將往拜焉則貌  
象未設而它役亦未訖功問其故則曰王侯旣去而歲  
惡民飢兩令尋亦終更而今玉山宰溫國司馬君笈始  
將終之也君文正公諸孫其大父忠潔公亦以扈從北  
狩守節不汙沒其身宜其有感於二公之事不待州家  
之命而卒有以成王侯之志也十月壬子以訖事來告  
熹以爲是亦宜得附書因紀其事使寫刻于碑之左方

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王公神道碑銘

孝宗皇帝嗣服之初慨念陵廟之讎恥未報中原之版圖未復寤寐俊傑以圖事功而羣臣驚下曾莫有以當上意者蓋十餘年乃得金部郎官王公於奏對間意聳然異其言既退又出手札以訪焉俾悉其詞以對公自以孤遠一朝得見人主論天下事便蒙開納而詔墨下詢其勤又如此誠爲不世之遇遂極言無所隱上益嘉歎詔兼崇政講官夜直必召反覆咨訪屢移晷刻大臣忌之啓以爲淮東帥上不許曰王某諫官御史材也由是忌者愈側目則使人通慤勲更以美官啖公公不爲屈彼計無所施而猜懼益深會公與本曹尙書爭職事乃潛相表裏爲巧語以中公使出補郡蓋公自是轉徙於外幾二十年而孝宗念公終始不替數對近臣及公猶有臺諫語比復召還則已迫移御不及對矣以是公訖不得復與朝廷議以沒有識爲

公歎恨而公處之怡然無幾微見言面其所以言於上者亦未嘗以一字語人雖親子弟莫得聞焉蓋公之爲人於此可見其梗槩而君臣之際從古所難可勝歎哉可勝歎哉公世爲婺州人八世祖始自義烏之鳳林徙居金華郡城下曾祖祖父皆不仕而父以公貴贈中散大夫母賈氏亦贈令人公諱師愈字與正一字齊賢生七年逢兵亂從父嬰城誓死不暫去其側少長讀書郊外精舍鄉先生潘舍人義榮出游見而異之指菴前竹命賦詩公遜謝一再操筆立成其卒章有願堅窠柏操同保歲寒心之句潘公大嗟賞之會刻其語竹上後復以書論爲文養氣之法於潘公時年甫十三而義正詞達意象和雅蔚然有成人之度潘公益奇之召致門下教視均子姪與見龜山先生楊公受易論語之說公又自從東萊呂舍人居仁問

知中朝諸老言之懿二公皆器許之於是益自刻厲大肆其力於六經子史百氏之書手抄口誦晝夜不息俄遭父喪貧不得窆族姻欲使從俗爲火葬公號泣不食者累日見者感動合力助之乃克襄事終喪家益窮空教學以養母而自奉甚薄人所難堪其教飭子弟極懇款與其父兄言亦未嘗不依於孝弟忠信而閭巷田野之間情僞休戚皆習知之其所以動心忍性拂亂增益而進於日新者又非他人所及知也年二十有七乃登進士第調建州崇安尉未行遭母喪哀毀骨立得疾幾殆服除調臨江軍軍學教授江西之俗右文詞而左學行及公之來諸生見其色溫氣和言動有法固已深敬服之及開講席則又告崇學爲君子之說聞者亦動心焉其不率者教詔懇惻亦多自悔改行僧杲有時名竄嶺外得歸所過士大夫爭先禮

敬至臨江郡守延致俾升高坐說佛法而率其屬往聽焉  
召公與俱公謝曰彼之說某所不能知然以儒官委講而  
北面於彼某縱自輕柰辱吾道何守不能強識者躃之再  
調和州教授軍興官省更授提點坑冶司幹辦公事未赴  
改潭州南嶽廟蓋居閒又七八年生事益落而德學益進  
朋舊間有去登要路者視之漠如也尋改京官知潭州長  
沙縣事其爲政一以仁恕安靜爲本而綱目嚴整守之有  
常人亦莫得而犯也民以事至廷中降意循撫辨告諄悉  
事有難處爲之反復計慮深遠不以一旦決遣快健爲己  
能而要以民不受弊於數十年之後爲己安人始而或笑  
其迂久而後服其存心之厚愛人之周也里正之役困於  
科擾故多隱避吏又操先後予奪之柄以導其爭而又久  
不爲決使必破產而後已公至罷諸無名之斂人已欣然

就役至有當代則又第其丁產之高下停年之近遠先期下之俾自推擇定當役者以告於是民無以役訟至常平使者之臺者臺吏病之反白使者下書詰公爲翫法徇情者公不爲變楚俗尙巫鬼窮山中有叢祠號影株神愚民千百輩操兵會祭且欲爲亂郡議發兵討之公曰此非所以靖亂也退密召語六二土豪貼以射士出其不意往悉禽其魁桀以送州而散其黨與因撤其廟禁勿復祠民間疾病婚嫁舊皆決於巫史俗以甚弊而官利其多鬻乳香不之禁也公復下令毋以香市於巫其爲奇裘以惑衆者必罰無赦俗爲少變時汶上劉子駒廣漢張敬夫皆居郡中公以暇日與之遊從容講貫所造益深遠一旦莫府所下文書有不便於民者公以利害爭之不得退將引去敬夫疑之曰行而無資柰何公曰吾之來也固已慮此而先



辦歸裝矣豈待今日而後計耶敬夫面歎加敬而事亦竟得寢帥守張安國舍人知公深旣剡薦之及移荊州又奏取以爲屬而公已有召命矣入對首論人主不可自用其聰明以失委任之體又論災異之來當恐懼修省以盡應天之實言極剴切上皆嘉納公復進言辛巳之變天寶授我以中原而我無以待之坐失機會今當亟爲修德惠民搜羅俊傑屯據要害之計庶幾異日機會復來有以待之因及邊事甚悉上意良悅問卿何以知此公對曰臣在長沙戍將往來臣必詢之故得其實上益喜曰卿爲縣乃能留意於此耶除知嚴州先是張敬夫守此邦民安樂之旣召還而諸公難其代故特以授公公至一躡其故迹無所更改民又益喜敬夫嘗奏請蠲下鹽紬絹之稅得免一年至是公又奏曰州土窮瘠唯產蠶桑乃不取其紬絹而使

折錢已非任土之意而所折又太重是以民尤苦之今未能盡罷而僅免其一年不若但今歲輸本色猶足以少紓民力也會歲旱爲請於朝得移婺州米五千斛以糴且俾糴於秋成以償公又奏曰郡無良田多水旱有如異日復致饑饉而後奏請俟報則恐有不及事之悔况郡素少米使糴以償亦非計也願詔有司異時嚴州饑則移婺州之粟如今歲而卽以其直歸之則於事爲兩得矣詔皆從之公爲政大略如長沙時然於權豪則用法無所貸大姓倚勢合黨貪賴民田公數其罪杖之而奪田歸其主凡姦民大駭詐冒侵誣皆下吏案驗悉置之法賞信罰必威令肅然姦凶帖息不敢犯而善良獲安其業邦人畏而愛之至今猶曰安得復如王奉議時也然嚴距行都密邇士大夫往來無虛日公莊正自持接遇以禮不以形勢有所低昂

以故多不悅者因謂公政過嚴相與騰口以撼公會上饒  
驕兵謹譟臺臣因露章請移公守信以彈壓之蓋名以材  
選而實非善意也然公威望素孚驕兵聞風畏警不敢復  
爲故態公至更爲申明紀律而壹以寬惠撫之遂以無事  
歲復大旱它郡流民就食者衆公先事定計時方仲秋卽  
議發廩以糴或咎其太蚤恐後無以繼公曰此非若所知  
也救之早則民心安而流移少且各愛其屋廬生業而無  
與爲亂矧吾已致米二十萬斛矣不患其無以繼也卽命  
揭榜賑糴始自今日以盡來年八月而後已時民間米價  
已騰踴公命官糴之直財少損之使不至大相絕視私價  
自平則又益下之故無冒濫之姦而私價亦不得起於是  
人心帖然而富室自知無所牟大利莫復有閉糴者願有  
以佐縣官者聽之而亦弗之強也公又益以金錢致船粟

來者舳艫相銜日糴千斛而猶不乏常平司下書俾移五萬斛於番陽官吏皆言勿予父老亦遮道泣訴公曉之曰彼與若曹皆國家赤子吾食既有餘矣亦何忍視彼之孳死而不之救乎亟具舟輸之番陽賴以濟明年流民欲歸其郡者復予行資以遣之蜀人黃鈞仲秉知名士也聞其事貽書贊美以爲富公青社之功不是過以是政譽日聞有旨召對除金部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乾道七年也公時年已五十餘矣數召對言事上所賜書若曰比聞奏對頗及治道之具而未詳也尙有可裨政體而宜於今者亟復條奏其眷待之渥一時在廷之士莫得望焉執政曾懷以財利進而前在版曹貸內府緡錢數百萬未有以償一日上以問戶部尙書楊俊傑不知所對退取諸郡積逋緡錢七百萬付金部使督之公曰此錢徒有名耳督之未必

有得而文移一下所擾者不知幾何人且中外一體若邦計未裕不若歸誠君父以幸寬免豈宜舉此虛籍以罔上而病民耶持其事不下倭大不樂乃密言於上曰王某以學術自負不肯屑意金穀事而曾懷亦畏公在上左右斥其短又譖公漏洩省中語上始怒詔罷公而臺諫有爲公辨明者上復問懷所洩何語懷不能對上悟遂改知饒州待次兩年以例入奏所論縣令宜以三年爲任事亦施行當軸或欲留公以自助公遜辭謝去上命更以公爲京西路轉運判官公以楊倭方帥湖北兩路事多相關不欲行乃卒赴番陽番陽久廢不理公私凋弊公到郡爲振綱維決滯訟政始有經塞弊源革浮蠹財用有紀郡歲輸米十二萬斛於建康僦載之資取之民者有常數後多爲總所移宅處而道里或過倍則其費無所取郡常輟宅錢以續

之以故郡日益貧而綱運亦有愆期折閱之患至是公力請於朝凡綱運皆無得改撥有不獲已卽先期告下俾得預辦其費以行朝廷從之綱運遂得無耗失而郡歲省緡錢六七萬云郡故多盜妖賊酋帥韓政黨衆日盛且爲亂公設方略禽捕獲之及將受代淮甸劇賊劉五從惡少五十餘人轉掠入境殺人縱火與官軍遇輒以九人分三隊以迎敵其鋒不可當或被圍則合其衆爲圓陳外向潰出所殺傷官軍民兵甚衆公不以當去自弛調兵定計命毋得與賊戰但嚴守津要而日驅逐之晝夜毋得休息一旦乘其憊盡獲之於是羣盜震懾其後累年猶相告戒以番陽爲不可犯也就除本路轉運判官時諸郡多賢守而政事之才不能無短長有訟不決而訴於臺者公爲更互委屬而陰喻以意要使訟者得伸而聽者無所貶一路稱治

會歲大旱奏請出椿積米百萬斛分子諸郡使爲賑糶以安民心人以爲便而用事者靳之僅得其什一又奏閣畸零夏稅免甲札牛皮馬穀諸賦詔皆從之饑民賴焉改除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而湖北之旱甚於江東公究心賑恤奏請規畫曲盡其至遂得寒疾得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除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未行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始至承空乏之後入不支出公念一路之寄獨仰漕司而經費猶不給柰緩急何卽爲校索源流整飭程度節冗費檢吏姦要使歲用之餘常有倍積而後已行之有常不徐不疾未幾孳藏日充而民不告病後之繼者皆莫能及也閩上四州官鬻鹽以給歲費始皆爲民病後屢改法三郡得少蘇而汀之爲郡獨以兵寇之餘田稅隱陷故公私百計皆倚鹽以辨而鹽所自來則官運遠而私販近故官價高

而私直平又以距諸使治所皆絕遠故抑配劫假之公行而民無所訴困極無聊數起爲亂輒見夷滅議者欲變官鬻爲鈔引以救之公獨言鬻鹽固不能無弊然異時鈔或不售則科買之害必有甚於鬻鹽者今但盡蠲汀州宿負漕司緡錢若干而下其鹽直斤十有五錢其當送漕司以轉餉者若干分隸諸司者若干皆丐之以足留州之用則一歲之間公私所損合爲緡錢五萬有奇矣若更精擇守令一意奉行自爲悠久之利而法亦不必改也然鈔議旣寢而公說亦竟不行汀民之病迄今不得瘳議者蓋兩惜之孝宗猶念公不忘屢欲召用而輔臣以宗屬爲嫌竟不果垂滿乃詔公以直秘閣居故官餘年上更用宰相乃除公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促召入對會孝宗已厭萬機乃見今壽康皇帝卽奏宜體付託之重勿忘未報之讎并



及中外輕重大勢上亦褒歎再三始至卽發平江通守姦  
賊累鉅萬畿甸肅然公於是時已決退休之志未數月  
卽上章丐閑詔進職一等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公從容還  
家燕閒自適讀書玩理教誘後進德望隱然爲東州之重  
明年紹熙改元七月七日以疾終于居第之正寢時年六  
十有九矣階至中奉大夫職直煥章閣爵金華縣男邑戶  
三百蓋公爲人沉靜篤實簡淡和粹得之天資平居莊默  
不妄言笑雖在暗室如對大賓其於接物溫恭誠信充積  
有餘而出之謹嚴如有劑量使人可親而不可狎嘗念親  
在時貧無以養食飲服用終身不忍有所加歲時祀享輒  
哀慕如弗勝書史外泊然無所嗜几案間無一長物居官  
取予問法如何推達賢才不爲勢屈其見於施設者大要  
以聖賢之言爲必可行師友之論爲必可信雖其中所以

自守者凜然有不可奪之操至於稱人之善則又色愉神暢如己有之雖剽繁治劇剔蠹鉏姦隨事制變各有條理然仁厚之意惻怛之誠藹然行於其中則又有非一時長於吏治者所能及晚年更練益精涵養益厚渾然不見圭角病革猶爲諸子誦說前賢事業勉勵訓飭語訖而逝其間於死生之際又如此公於文不苟作議奏又多削藁今次其存者若干卷藏于家娶同郡俞氏封令人其父持國僮有遠志蚤以文試有司不合遂放意山水間自號溪西老人令人歸公時公甚貧佐公養親盡其力斥奩中裝以遣諸妹無少吝後公居閑累年相與攻苦食淡處之甚安使公得以厲志德業而無內顧之憂者令人之力爲多也及公宦達而令人儉素勤力不改平日之舊治家甚整教子甚嚴遇族姻甚厚奉祀享賓甚敬而潔至是哭公過

哀後三月亦不起疾子男四人長瀚從事郎新武當軍節  
度推官次漢迪功郎新臨安府仁和縣尉次洽未仕次潭  
迪功郎新紹興府會稽縣主簿女五人長適進士陳思次  
適太學上舍生時涇次適進士俞袞次適進士葉紹彭次  
適將仕郎潘晉孫孫男六人桐集操餘未名明年十月諸  
孤奉公及令人之柩葬于金華縣白沙鄉石筍原之臺山  
後三年乃以太府寺丞呂君祖儉之狀來請銘熹與公雖  
同年進士視公爲前輩自公在長沙時始獲從遊固已敬  
愛其爲人及公入閩而聞其議論觀其行事又益熟義不  
得辭且讀呂君之狀事皆詳實不誣乃刪其要而系以銘  
銘曰

天賦之奇 又粹以溫 篤行敏學 有本有文

誠意所通 士服民信 入告于廷 帝有清問

孰煤而合 孰隙以離 斂其餘功 梟凶哺饑

曰首來歸 謂諧曩契 時與事違 卒不大試

白沙之里 石筍之原 一丘之闕 萬世之安

石筍之原 白沙之里 孰詔無窮 視此哀誅

義靈廟碑

慶元元年春二月勅以台州土民所請故直祕閣滕侯之祠爲義靈廟州人老穉聞是命下驚喜謹呼奔走迎拜導致祠下酌奠以告大書扁榜金朱煒煌揭于門楣庸侈上賜而其耆艾學士大夫葉君聖耦等四十餘人亦會祠廷相與言曰往歲盜起幫原連陷六州戎毒所加民無噍類而吾台人獨得全其室家仰父俯子傳世不絕以至於今者滕侯力也沒而弗祀固無以慰吾民之心祀而弗命又無以彰吾侯之德今則廟事旣脩而亦幸蒙上恩列祀典

矣顧無金石以著本初其何以昭報事於長久且當日棄  
城冒賞之人其子孫猶有存者蓋嘗肆爲妄說強附其祖  
以遂侵誣之計吾州之人亦斥其僞以控于朝而報紕之  
矣然或久而不傳則未敢必其無後患也乃以書來請篆  
其事熹以衰朽欲謝不能而復自念往使瀾東留台最久  
固已熟聞茲事而有感於中矣矧以諸君之請之力其何  
可辭則應曰諾而病未能也乃今太守周府君侯又因鄞  
縣主簿趙生師邦踵門以請則爲考按台人前進士陳君  
思恭所爲日記及故立部侍郎陳公公輔諸人之銘序贊  
頌皆言聞亂之初闔郡震恐太守趙資道郡丞李景淵咸  
愕眙不知所爲謀欲遁去宅吏相顧亦無敢出一語者侯  
方司戶曹事乃獨慨然請任其責有異議者輒面叱之卽  
日移書訣其父母昆弟而閉其妻子於官舍悉召州人諭

以利害人人感泣踴躍聽命乃亟下令發夫守險增陣濬隍除器募兵積糧致用分屯列柵爲死守計日夜循撫甘苦同之城中之人始有固志而守丞以下則皆已遁去久矣旣而山民呂師囊起兵應賊號十餘萬導以攻城前後數四侯皆應機設械立摧破之手弓臨城殪厥渠帥賊遂退走卒全其郭凡所存活以大萬計參伍其說一無異詞是則侯之爲烈章章明矣獨稽史籍則見當時實以守城破賊爲丞之功進領郡符就加職秩乃與所聞不類而於妄說反有助焉於是更卽諸書以求其故然後乃見當時守丞雖遁而侯於所下文書猶必存其位號寇退圍解亟迎以歸俾上功狀而已不預焉丞蓋熙豐故家諸子又皆貴仕故得獨冒顯賞塵策書而侯反下從捕盜七人之比僅改京秩初階移官旁郡以去是則閹尹擅兵賊臣柄國

之所爲而後來侵誣妄論所由起也一時之謬流感萬世  
向非台之文獻有足證者民吏稱思久而不怠則亦何所  
質正而決其是非哉嗚呼是又可歎也已滕侯名膺字子  
勤後保南都守陳蔡以抗狂虜乘勝炎銳之鋒勳績尤盛  
勸進大元帥於濟州所陳又皆當時天下大計切中機會  
其於建炎紹興之史法當立傳而熹於是書蓋嘗受詔參  
筆削矣是以因書此碑而并覈其真僞如此不唯少塞台  
人之意亦使後之執筆者有以考焉廟數遷徙今在城西  
北隅永慶寺東實侯所再築而力戰破賊處台人迎侯繼  
室趙夫人及諸孫仲宜等使居其旁通判州事呂君祖儉  
謀爲買田以資奉守未就而去談者惜之然以台人之德  
侯如此吾知其繼而成之者無難也是歲八月癸丑朔具  
官朱熹撰

珍做宋版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九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 入之意在於...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

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既沒二十有一年一日其嗣子珩涕泣爲其故學者朱熹言曰珩不幸蚤孤先人葬既不及銘而墓道亦至今未克表大懼不孝獲戾幽明亟欲建石琢辭以覺于後而惟先人不及用於世其事業無得而稱唯道德之懿不可以不白而知者又益鮮未有所屬筆獨吾子嘗學於先人盡以所見聞者爲我書之熹竊伏原念所以得遊先生之門者具有顛末其於今日之誼固不敢辭而又不敢不辭者蓋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

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則奉以告于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尤以收卹孤窮爲己任以故熹獨得朝夕于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穉所以教示期許皆非常人之事今乃幸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顧恨弗獲其何敢辭惟是駑劣老矣無聞蓋未有以副先生疇昔之意而慰吾父泉壤之思其何能有以究闡幽微信示久遠此又熹之所以不敢不辭者則起拜辭謝不敢當而坪重以大誼要責於是不得終辭而輒論次其事如左方謹按建之劉氏至忠顯公始大公以節死于靖康之難而歸葬其鄉崇安縣拱辰山之南今其墓西二十有五步少南有丘焉則先生之所藏也先生忠顯公之季子諱子翬而彥冲其字也世系本末具刻于忠顯之賜碑此不復著先生少負奇才未冠遊太學聲譽出等夷以父任補

承務郎辟真定幕府旋屬禍亂忠顯公薨京師先生痛憤家國非常之變執喪過禮哭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事秩滿以最聞詔還蒞故官先生始以哀毀致羸疾至是自以不復堪吏責遂丐閒局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以歸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於是俯仰其間盡弃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焉以自適間數日輒一走拱辰墓下瞻望裴回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返事繼母呂夫人盡誠敬兄弟之間怡怡如也侍郎公之子珙幼開爽嗜學先生愛且奇之教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者大者與胡劉二先生爲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他所與遊亦皆海內知名士靡不歎服深遠自以爲不及而先生之心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

從容咨叩必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其器質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如是者蓋十有七年四爲崇道祠官累階右承議郎享年四十有七以紹興十七年十有二月丙申卒始得疾甚微卽入詣家廟泣別母夫人前徧以書告訣素所與往來者召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人爲計久遠昏官舍業之旣已則日與學者論說脩身求道之要作訓戒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平日烹時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於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

見吾志然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爲言之汝尙勉哉熹頓首受教居兩日而先生沒所著書詩合爲文集二十卷娶陸氏封孺人先先生十七年卒無子葬忠顯公墓東三十有五步有先生所紀其家世德善刻焉蓋先生不再聘則以待郎公之幼子珩爲後今爲右脩職郎實立此表熹方爲次其文而西府建安公亦以書來曰叔父之墓弗識珙則與有責焉熹讀之瞿然曰是乃吾之罪也乃亟起書石而系以銘銘曰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孰握其機而挈其綱嗟惟先生立德之本旣覺而存復則不遠亦曰于仕我止我行亦生而死我安且寧拱辰西南有銘斯碣嘉我後人仰止遺烈

朝奉劉公墓表

淳熙五年正月丙辰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公卒于

豫章之私第四月癸酉嗣子孟容等奉其匱葬于臨江軍  
清江縣思賢鄉安陽里全塘之原明年孟容衰經來見予  
廬山下奉公族弟鄂州通守清之子澄之狀泣而以告曰  
孟容之先人不幸不及從先生遊而孟容顧得問學承教  
於左右惟是先人之墓當有碣而未有人以刻焉敢介叔  
父以其狀爲請惟先生幸哀矜之予與子澄故友善今孟  
容來又謹潔自好學問有方固知其故家遺業之傳爲有  
自來讀其狀又知公德性履行之詳如此問之嘗識公者  
皆如狀言不誣則亦自恨其不幸而不及識公也旣乃爲  
序其事而銘之公諱龜年字且老其先從李氏朝京師始  
自袁州臨江徙其籍開封府祥符縣魏陵鄉吳兒村遂爲  
聞家公之曾祖公非先生諱效以文學致大名元祐中爲  
中書舍人卒祖方雄州防禦推官贈右通奉大夫父襄右

朝請大夫贈朝議大夫公以從祖奏爲將仕郎又以大夫公奏爲從事郎調峽州司戶參軍遭喪不赴改臨安府錢塘縣主簿歷道州軍事判官改宣教郎知常德府武陵縣事通判沅州事主管台州崇道觀累階朝奉郎賜服五品而卒其爲人靜重純篤十三歲遭母吳夫人喪哀慕如成人從大夫公居番陽餘二十年日以讀書作文爲事無故未嘗出齊扉鄰里或不識其面大夫公性嚴與人多忤公左右承順唯謹退而接其鄉黨族姻又皆曲盡其情以故其不能無憾於大夫公者亦往往銷釋無復芥蒂皆曰公之能子也少時銳意決科稍不遇卽舍去居常晦默不自矜伐謹嚴拘畏無一毫自放繩墨之外所居一日必葺服器一物必整盛夏衣冠襪履不暫釋居閑亦必雞鳴而起處閨室如對大賓待童僕小人亦盡誠慤所居之室必書

謹獨正心字揭之座右錢塘今爲赤縣公爲主簿時秦檜方用事鄉黨姻舊或以文字見知登顯仕者謂公曰盍亦求之公不應退治簿書益謹至他職事亦多與貴要人接公益自閉匿以故得竟秦氏敗無所污人以爲難在道州太守季公南壽深知公旣以政事文詞薦諸朝比去懷其餘章以授後守曰判官賢而不求人知恐君或失之也故留此以俟惟君留意後守許諾及其去又如之公以是改官在武陵遇民以寬吏有罪則立治之不少貸然亦不求其過也縣境田多荒冒耕者衆其健者與吏爲一侵漁訟訟展轉不止公爲推窮本始必見端緒而予奪之訟爲少息楚俗右鬼其淫祀有曰潘仙翁者歲時集會擹金鼓執戈矛迎而祭之公命尉杜師顏撤屋毀像收其兵刃罪其倡之者衆然後定縣十年不升降戶等賦役不均咸以爲



病公始爲改造帳籍民無異詞部使者相與以其治行聞于朝有旨記姓名中書然公秩滿則詣尙書銓注官以歸卒不一見丞相也沅並邊蠻人侵掠無寧歲公佐郡時羣獠大動守懼求去公攝其事按邊防舊法訪問財處立爲條約以授邊吏明諭威禁而以無事鎮之蠻果帖服公佐州常言長貳失和多由下有勝心以駕其上故雖善意亦或不得伸惟盡吾所以事長官之禮而行吾所以佐長官之義則庶其見信矣晚見孟容從子澄學聽其誦說而悅之謂子澄曰君言之善吾亦且將從事於此顧恨晚矣一日召諸子告之曰觀星曆書吾殆止此汝曹勉旃毋爲門戶羞也因誠以誠實詳審謹禮擇交嚴分守察細微數事藹然皆長者之言居二年而病旣病猶扶掖以奉家祭病革孟容泣而誦其平日正心之訓則微視而領之蓋其爲

人始終之槩如此嗚呼是亦可謂善信人矣而其官不遂  
壽不長又如此其可悲夫公娶昌黎韓氏生兩男子孟容  
為長免喪舉進士中其科授迪功郎新袁州分宜縣主簿  
孟將以公遺澤補將仕郎一女孟綦未行子觀孟容固賢  
而聞孟將亦好學然則公世之興蓋未艾也其又足以少  
慰也夫其銘曰  
吁嗟劉公篤世休道雖晚聞德蚤脩長途方騁歲不留志  
業有嗣無餘憂清江之曲全塘幽方趺圭首千千秋過者  
視此式其丘

按會要臨江軍以筠州清江縣置新喻自袁州新淦自  
吉州來隸而歐陽公作主客集賢墓碑皆云吉州臨江  
人今狀又云袁州臨江人恐有差誤請更詳之

韓溪翁程君墓表

韓溪翁先君子韋齋先生之內弟程君也諱 字復亨徽  
之婺源人少孤從先君子學於閩中因得講聞一時儒先  
長者之餘論而心悅之抄綴誦習晨夕不少懈先君子愛  
其勤敏於其歸書六言以贈之皆事親脩身爲學之要君  
拜受其言以歸益自樹立務記覽爲詞章思所以大其門  
者然君爲人坦夷跌宕不事脩飾好讀左氏書爲文輒倣  
其體不能屈意用舉子尺度以故久不利於場屋家故貧  
至君益困中歲奉親徙居窮山中自號韓溪翁山田百畝  
環堵蕭然無以卒歲而君處之泊如也晚益不得志因自  
放於杯酒間酒酣諷左氏書雜以國風雅頌之篇坐者聳  
然傾聽其俯仰疾徐之間頓挫抑揚如有節族至於放臣  
孤子怨夫寡婦之辭又未嘗不三復感慨而出涕流漣也  
庸夫孺子從旁竊觀時或笑而侮之君警然不以爲意蓋

其中所抱負有不得騁者故託此以自遣至它行事則其不合於理者固鮮矣乾道元年年五十九以疾卒後十年君夫人胡氏亦沒遂合葬于懷金鄉福林冷水之原蓋新安番陽信安諸程皆出梁鎮西將軍忠壯公靈洗其家婺源者又自歛之黃墩徙而來譜牒具在聞之先君子忠壯公葬黃墩其墓以石爲封今尙在也君家自其大父某始與鄉薦父某亦以郡學上舍當貢京師皆不幸蚤卒至君學益勤而其師友淵源所漸者益遠顧亦不逢以沒其世而有子曰洵好學而敏於文君奇愛之曰是足以成吾志矣旣又屢薦不第今乃以特恩授信州文學識者恨之然洵故嘗從熹論爲學大要意其所以成君之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熹祖母君之姑因謂君叔父幼從先君子在臨安時時見君來先君子或留與飲君必盡醉而論說袞袞

不能自休既長歸鄉里又得拜君而君辱教誨之則君益以老矣然得酒輒歌呼談噱意氣猶不衰也今又三十餘年洵乃以書奉君學徒李君繒之狀請表君墓惟念始終顧二父於今皆不可見而熹與洵孤露之餘亦俱老大乃流涕而書之蓋以重歎君家之不遇又惟潦倒無以副君疇昔之意而自悲也嗚呼洵尙勉之哉淳熙八年八月乙卯表姪具位朱熹述

曹立之墓表

淳熙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鵝湖而江西陸子壽及弟子靜與劉子澄諸人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昆弟於學者少所稱許間獨爲予道餘于曹立之之爲人且曰立之多得君所爲書甚欲一見君與張敬夫也後五年予守南康立之果來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爲己

之學而信子壽昆弟之不予欺也欲留與居而立之有宿諾不果及予受代以去而所請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郡守吳郡錢侯子言以予之惓惓於是也亟以書來問孰可爲師者予因以立之告子言聞之欣然具書禮授使者走餘干踵立之之門以請而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二月辛亥竟不起年方三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弔具道立之將死其言炯然在道不少異於平日相與深歎惜之嗚呼吾道之衰久矣比年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以盛年相繼淪謝而後進之可冀以嗣事於方來者亦多天沒今又失吾立之然則子靜與予之相弔也豈徒以遊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其先自金陵來徙家至立之八世矣立之父諱天明始爲儒立之幼穎悟日誦數千言少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

聖賢之學爲有在也則慨然盡弃其所爲者而夫覃思於諸經歷訪當世儒先有能明其道者將就學焉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卽往從之得其指歸旣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書亦喜曰是真可與共學矣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至南康乃盡得其遺文以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吾平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

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奔百事以趨之則吾  
 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况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  
 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今歲元日知病之不可  
 爲矣猶書其牖曰未死之前不可自棄遷善改過自是愈  
 篤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  
 而學益進此心瑩潔無復纖翳如是而死庶其可以言命  
 矣語訖就枕未安而沒嗚呼立之雖不幸蚤死不卒其志  
 然所以自樹立者至此亦豈他人所及哉立之事親孝敦  
 水之養驩如也愛其弟甚至與相切磋如嚴師友姊嫁而  
 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苟心所未安雖師說不  
 曲從必反復以歸於是而後已其於予規正尤切也視人  
 有急難周之必盡其力雖貧病不計榜其齋曰無妄杜門  
 終日里巷有不識其面者日用間自省小有過差卽書之



冊其討論經學有得亦悉記之及爲他文甚衆病中欲舉而焚之廷弗忍旣沒而視諸篋則已亡其半矣乃哀自論定以來所作得十餘卷其他猶多可傳者顧以立之遺意弗敢出也立之嘗娶婦不悅於姑教之不從而去故卒無子至是廷以母命立宗人之子愿爲後而葬立之萬春鄉栗田原先塋之右且以立之遺文數篇及其友成忠郎趙君伯域之狀不遠數百里來請銘予於立之相得雖晚而知之深望之厚哀其死而屢出涕焉其可以無從乎然立之已葬不及識于壙中乃書其事使以表于墓上又系之曰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嗚呼今短命而死矣豈不可哀也哉是歲五月乙酉新安朱熹述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者龜山先生楊文靖公之門人也龜山既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于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李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

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龜山旣沒後進多從之遊後舉遺逸召對卒官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而葬其鄉邵武軍光澤縣東黃嶺之原學者共追號爲西山先生云公諱郁字光祖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母安仁縣君陳氏贈諫議大夫陳忠肅公之女兄也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公器之踰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奇之卽妻以女旣而以朝散公遺命出爲叔父將仕郎庭之後中間游大學被鄉薦皆不第紹興初天子慨然有志中興大業思得山林遺逸魁傑非常之材而用之會遣御史朱異行郡國詔俾搜訪以聞異聞公名使還以對召對便殿所陳皆當世大務上爲改容傾聽請退而留者再詔以爲右迪功郎尋除詳定一司勅令

所刪定官未久以憂去用進書恩特改承務郎及免喪會  
秦丞相檜已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  
山往來讀書其間家益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  
不以爲意然當世賢士大夫益高仰之遷官者多引以自  
代久之起家佐閩帥幕府人謂非公所宜處而公不辭旣  
至人謂公且不屑爲而公治文書惟謹日訪民情戚休利  
病以告其長而罷行之一日帥用小人言欲毀民居數十  
爲列肆酤酒以牟利公白其非便帥不樂頗見色詞公卽  
移病告老帥悟慚謝公爲強起二十年七月壬辰竟以疾  
卒年六十有五矣公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  
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  
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於所後尤兢兢致孝服喪毀  
瘠如禮治喪必誠信至竭其貲不吝兄階官杭州罵賊死

公事寡嫂如母教孤姪遺遺女皆如己子其於世務人情  
官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於  
世以沒識者恨之所著書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乘及平  
生遺文合數十卷藏于家夫人楊氏龜山先生第三女有  
賢行通經史大意平居誨飭子孫整齊內外皆中禮法後  
公十六年卒子揆成務郎陳公誌於將仕之墓所謂延孫  
者也晚以德壽慶恩補官而卒女適同郡上官墨卿孫男  
閑闡閩女適某人閑於是以迪功郎爲全州州學教授  
始將伐石以銘其墓而來請文以識焉嗚呼聖賢遠矣然  
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哉顧自秦漢以  
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  
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爲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  
空妙爲可以徼幸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與西山之

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予是以著之而并記其行事後之君子尙有考也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己卯具位朱熹述

太孺人邵氏墓表

金華時鏞既奉其母夫人邵氏之柩祔于循理鄉九里原先府君之墓使其子源以永嘉葉適所爲行述及別記事實各一通來告曰先人之喪先師東萊夫子幸與之銘而吾子書之矣今又以不孝罹大禍間雖幸畢藏事惟是幽堂之刻所以垂永久者未有所屬敢介前惠重拜以請予時病臥田間起受其書讀之曰夫人婺州金華縣人曾祖瓊祖悅父之才嫁其縣清江時君汝翼時君世昌樂而魁龙沉厚方臘之亂寇燔略空君一一自建置盡絕其前人夫人能左右以敏無荒事焉家既成時君遂用法度嚴內外文學訓子孫立信務與稱重郡閭夫人又能奉承以恪

無逸志時氏族良家巨子孫競於文科舉上其名人皆尊  
愛時君以及夫人時君沒夫人亦將老矣具呼家人與爲  
條約親寫刻之屏使合居有禮綴食無專以不忘時君之  
法清江東南畦戶數百臨水而茆舍時潦出其上民往往  
棲木自救有浮去者夫人始命舟糗飯拯之歲以爲常豫  
蓄棺告疫死者以斂人懷其惠晚遭太上皇帝皇后慶壽  
恩得封大孺人加賜冠帔淳熙十年七月庚寅卒年七十  
有一三子鎬鏞鏞二女適劉晏陳褒孫灑源淇濱溱灤瀟  
潭澡潯孫女其二適陳之望汪叔貽餘尙幼曾孫桀桌杲  
女莊菑蓋葉君所敘云爾其於夫人始終之際詳矣而別  
記手書條約之詞一曰子孫謹守家法毋得違悖二曰晨  
興鳴板長幼詣影堂早參次會中堂敘揖三曰男女出入  
財貨出納僕妾增減必稟家長四曰凡爲子婦毋得蓄私

財五曰女僕無故不許出中門蒼頭毋得輒升堂室入庖  
廚則予於是有所以知夫人之所以教者得齊家之要至其  
又謂夫人天性儉質不徇華靡服御有常未嘗追逐時好  
有所變易歲時奉祭甚謹嘗以冬享割肉手寒刀墜諸婦  
請代而弗許也毋何晚得末疾歸省輒惓惓不忍去比卒  
年幾六十矣猶蔬食以終喪女兒孀居貧病護視周悉遇  
其子弟恩意有加時君篤於教子一時髦俊多客其門夫  
人日飭饌具必躬臨之雖勤劇無倦意則予於是又有以  
見夫人之所以教者蓋以其身而不專在於言語之間也  
嗚呼是可尙已旣以病不果銘姑記其實如此以授源使  
歸刻石表墓上淳熙十有二年冬十月戊辰新安朱熹撰

董君景房墓表

番陽董君景房者諱爲良世家德興之海口大父濬始仕



至宗正少卿父元一秀州司法參軍君少有大志嘗學於江山徐公誠叟先生之門受其說而歸益務求友講而脩焉不數年遂以文行聞於州鄉再試禮部不第退處于家讀書講學不復以聲利榮達爲事鄉人相與益高仰之而君之學蓋日進月益而未可量也淳熙十一年九月一日得疾卒年甫五十有四士友聞者莫不哀之蓋君爲人儻蕩無城府家故饒給兄弟始求分異君力止之不可則盡聽其所擇而獨取其所遺及故書數篋藏焉旣而兄弟或破其產君極力資奉不計有亡死者葬之而撫其孤焉族姻鄉黨之貧無歸者衣食之罷不能者教誨之不幸而有急難者救護之皆極勤懇鬪訟之不決者爲曉譬以義理往往心服失其所爭而去歲飢姦民肆掠物情大恐君爲官畫策以便宜發廩振貸而密以兵掩其渠帥寘于法人

賴以安雅有當世之志於官政民俗弛張之際尤孜孜焉  
嘗記其見聞思慮所及者作活國書一編其言質慤詳盡  
不爲華靡而所規畫常以厚下固本爲先識者韙之恨其  
不得見於用也君娶周氏子男二人從起從治女六人其  
三已適人進士齊節程矩齊牧其壻也君卒之明月葬其  
里之黃柏原沙隨先生程公可久雅知君實銘其壙而從  
起又以君友人太學生程端蒙之狀來請文以表墓上予  
故家君旁縣頃歲還里中君以所論經子諸說來見別後  
又數以書來有所問辨時君猶有四方之志予因以所聞  
古人爲己之說告之而君不以其言爲非也然則其可無  
詞乃取程生狀撫其可紀之大者書以授從起俾歸刻之  
嗚呼君則已矣而予言不沒則百世之下於此尙有考也  
淳熙丙午三月庚辰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

新安朱熹述士宗大同備錄直善規勸善德文林規黃東

神奉 令人羅氏墓表 陳士勵書 徐鈞撰 程德潤書 陸獻可

故左司郎中張公之配曰令人羅氏南劍州沙縣人世爲  
縣望姓家法嚴整令人生二十有二年而歸張公事姑羅  
恭人以孝謹聞恭人愛之如己女張公故貧初仕將遣其  
女第而無資令人悉出橐中裝以奉之無吝色事公二兄  
旦暮率諸幼稚以次問起居無一日闕禮子姪就學歸沐  
輒具湯餅會諸娣姒男女語次從容問所學業勞勉諸姪  
以勵其子油油如也羅恭人嘗苦末疾令人靜夜必露香  
致禱願損己壽以延姑年如是者數月恭人疾頓平而後  
三年令人一旦暴卒恭人哭之慟至老念之不能忘與人  
言必稱其孝至於泣下且歎曰不意吾兒失此內助之賢  
也令人性儉約謙下好禮法有識度嫁時篋中有驀色絺

衣忌日輒被以奉祭稱慰如儀常所服禮衣橫帔如民間法或告以張公且通朝籍盍改用命服令人曰此非拜恩何敢服也卒以禮終生以政和戊戌卒以紹興癸酉葬劍浦縣吳張氏大墓之左若干步後三十八年嗣子士侓來訪予於臨漳請銘左司公之墓一日復奉令人之事涕泣以請曰吾母之賢孝如此而不幸蚤終士侓兄弟生不及養已負終天之痛矣今又不能述其德善以垂久遠其何以見於地下惟吾子哀之予不忍辭也既受其書而讀之因竊惟念孝愛和謹婦道之常世猶有難之者而令人至委身以代姑死守禮以終其身是其賢於人也遠矣其可以無傳也哉因爲敘此以表其墓令人生二男士侓今爲朝奉郎通判融州事其弟士儻嘗爲修職郎監藩葑酒庫以卒四女進士宗大同謝舒宣義郎陳善慶文林郎黃東

其壻也紹熙二年二月日朱熹述

程君正思墓表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  
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嗚呼若番  
陽程君端蒙正思者其所謂知所擇而能行之者歟乃不  
及一試而又無年以死使人不得見其德業之所成就是  
可哀已正思天資端慤自幼已知自好稍長卽能博求師  
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旣乃見予於婺源聞諸老  
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指退卽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爲己  
任討論探索功力兼人雖其精微或未究極而其固守力  
行之功則已過人遠矣始時名下之字同於周程至是亟  
請其父而更焉其居家事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  
感悟而不失其驩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謬

鄉人多以爲法其在太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正思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亦頗衆然其爲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輒造門辨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臣有樂豪縱而賤名檢者見脩士卽以邪氣目之而又言於上曰是屬且能亡人之國於是學官承其風旨因課試廢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爲問蓋將以其向背爲取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正思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雖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然其抑邪與正之助亦多矣旣歸卽以病不起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九聞者莫不哀之方疾革時手書來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蚤就羣書以俟來哲世不

我知天豈亦不我知也哉予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專  
必能卒究精微之蘊以廣斯道之傳者遽讀其書不覺失  
聲流涕旣而視其筆跡謹好如常日又知其間於死生之  
際如此爲之痛惜久而不能平也明年正思之父將葬正  
思於其鄉之某處使其二弟端臨端本狀其事以來請所  
以表其墓者予按其言正思曾祖宏祖汝能皆有鄉行父  
易今以修職郎致仕母俞氏妻王氏生一男師聖一女適  
同縣董濬而宅則與予所聞者皆不異又觀其言正思自  
少謹信異常兒大父將沒知其可託以一老婢諉焉正思  
時年十四五涕泣受命護視勤懇十有六年始終無少懈  
至是屬疾雖病尊親臨之必冠巾乃敢見將卒悉屏婦女  
戶外戒治喪無用浮屠法所以告二弟朋友皆人倫大法  
所繫不雜它語是皆宜書因并前所論者書之使碣墓上

後之君子庶有考焉淳熙三年秋九月乙亥新安朱熹述

程君公才墓表

紹熙二年冬番陽程君正思病且革以書抵予告訣且書其先大父府君之行事而求識其墓予既哀正思之力學任道而不幸蚤死又知其大父之賢如此而無所聞於後世矧其將死深悲之屬不在它人是固不可以無言也按正思言府君諱汝能字公才天資純篤不由學問而孝弟忠信自有以絕人者父性嚴府君事之順焉於其行事有未安者必以正諫諫而不入則退而謹伺之意解復諫卒聽從乃已母得末疾三年衣不解帶居不入室時其起居飲食之節而躬致養焉雖矢漉之役不以累它人也事兄謹甚兄好飲佚遊府君懼顯兄過以貽親憂委曲其間彌縫甚至卒以無間言親沒析其產兄欲善田宅恣所取無



難色平生口無惡言妄語足迹不涉官府之門居鄉接物  
恂恂謹敕不怒而人敬畏之周人之急必盡其力雖或負  
之不計也鄉人有死而亡子者治其喪甚飭或欲沒入其  
貲產爲告官立後至今不絕處家慈愛而能嚴子弟不敢  
爲纖芥非理事今沒三十年鄉人行旅言之猶有思慕出  
涕者嗚呼茲非夫子所謂十室之邑忠信如己者乎是乃  
三代之遺民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使其得聞聖賢之  
教而講學以明之其所至可量哉正思病亟作書其詳如  
此而字畫謹細如常時且謂宅行之懿猶有不及書者今  
問其家得其世系則番陽之程皆祖梁忠壯公靈洗唐乾  
符間有名維者以金紫光祿大夫海州鹽鐵使將兵討巢  
賊不利始居饒州樂平之銀城後徙新建而地析爲德興  
縣故今爲德興人自鹽鐵十二世而生府君之父諱宏亦

有鄉行娶齊氏生府君府君娶 氏生二子曰晟曰易晟

先卒易今以修職郎致其事而又有正思爲之子意者程

氏其將興乎今正思雖不幸而二弟亦知爲學是固未可

知也乃書此碑刻石墓左以埃墓在 鄉 里某處晟

之子曰端友曰伯雲易之子曰端誠曰端蒙曰端臨曰端

本正思卽端蒙也予亦已別識其墓云三年壬子秋九月

丙子新安朱熹書 今世之士

安人王氏墓表 國子博士

國子博士成都范君文叔以書致其母夫人之事於熹曰

仲黼不天蚤失先人之教先夫人撫育成就甚艱且勤以

及于茲而葬不及銘無以發其潛懿吾心惄然不敢寧也

敢拜以請熹讀其書旣蹙然不敢當又讀其狀益惟文字

之蕪淺而無以信夫人之德於後世顧文叔之賢未及識

面而心已敬之且其所以屬我者又如此其重也乃不敢辭而按其狀則簽書東川節度判官廳事盧君蹈之所述也其言曰夫人成都華陽人姓王氏祖曰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延妣文安郡夫人勾龍氏父曰左朝議大夫諱輔妣宜人何氏夫人自幼以專靜才明稱於其家年甫笄歸同郡范君諱灌蓋范氏自蜀郡忠文公中書榮國公徙居許洛至是始還故鄉文獻未遠子弟皆有典刑非清門淑質不易作對夫人一踐其庭禮容肅穆纖悉中度雖在房闈禮敬自將燕私之言無一不可道於外者范君始爲仙井監錄事參軍後以宣教郎知雅州廬山縣事夫人居家儉約不以出內細故累其君子范君閱具獄晨夜寒暑不少懈夫人猶從旁從與之曰毋憚淹晷之勞而使彼負沒世之寃也故范君爲吏以清白著其治獄以平允稱夫人蓋

有助焉范君既從官不復問生理身後家事益落落夫人慨然自力以濟其艱使二子得以盡力於學繼踐世科人以爲榮而夫人不色喜顧語之曰吾悲汝父之不及見也雖然汝家世以清德直道爲門閥汝曹問學宜知所本仕不患不達患無以稱耳藜糗吾能甘之毋遽以三釜爲也二子以是益自屬於學而仲黼杜門幾十年不汲汲於進取蜀人高其行東游吳楚張敬夫呂伯恭一見皆歎賞具以其學告之今在朝列尊守所聞不徇世習而忠君愛國悃款無已識者皆倚重焉此又夫人之教有以成之也初范君仲兄洪雅君蚤卒無子范君將以少子仲芸後之未及而終後六年仲芸奏名南省夫人大合族黨申范君之命以告于祖禰而卒使奉其祀焉聞者皆以爲難洪雅之妻前已更嫁至是乃卒人以其服爲疑夫人曰禮不爲嫁

母服而律有心喪三年之文且是嘗爲洪雅配得不爲芸  
母乎卽日命仲芸服喪如律聞者益以爲難歲時典祀身  
親蠲潔待賓客接宗姻曲盡禮節而御下一以慈恕至其  
平居教詔子孫援前言質往行又皆有本有末蓋可書而  
誦也卒於淳熙八年六月甲辰葬於十三年八月丙申墓  
在雙流縣宜城鄉曹池山實從盧山君之兆始以夫封孺  
人後以子贈安人仲黼今以通直郎爲國子博士兼皇姪  
許國公府教授仲芸嘗以從政郎爲彭山令而先卒女五  
人一適王晞孟一適程師夔一未行餘皆夭嗚呼夫人之  
所以相其夫而成其子者盧君狀之詳矣然猶事之常也  
至其出少子以後仲父旣又使之服其所後嫁母之喪則  
處變事而不失其權有當世士大夫之所甚難而深愧焉  
者嗚呼賢哉茲其所以爲吾文叔之母也歟嗚呼賢哉紹

熙三年玄默困敦秋九月戊子具位朱熹述

聘士劉公先生墓表

先生姓劉氏建州崇安縣五夫里之白水人其曾大父諱  
滋起身農畝以進士高第仕至尙書職方郎中累贈開府  
儀同三司吏部尙書大父諱照朝請郎再世皆有清德中  
歲卽休官退處以大耄終父諱元振始不仕然亦以馴行  
稱先生諱勉之字致中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  
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而成滂沛闕闊凌厲頓挫儕輩  
少能及之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毋得  
挾元祐書制師生收司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爲一道  
德者而寔以鉗天下之口先生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  
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  
裘下帷然膏潛抄而默誦之聞涪陵譙公天授嘗從程夫

子遊兼遠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卽往扣焉盡得其學之本末旣而遂厭科舉之業一日棄錄牒揖諸生而歸道南都見元城劉忠定公過毗陵見龜山楊文靖公皆請業焉而劉公尤奇其材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它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疇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爲己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與籍溪胡公原仲屏山劉公彥冲兩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爲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顯微皆有條理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卽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之尤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爲實錄是

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摠宿憤而未有一定之  
 計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曾公天游李  
 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  
 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爲作招劍之文以祝之其卒之  
 亂曰寶劍徠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  
 望於先生者蓋如此既至會秦丞相檜已顓國枋爲其事  
 非己出不能平時又方決屈己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  
 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  
 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  
 行卽日謝病歸杜門高臥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益尊故  
 相趙忠簡公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  
 加歎重然其去未幾卽遭讒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先生者  
 亦皆廢錮不復用於是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于家



享年五十有九有志之士莫不哀之紹興十九年二月十日也先生學本爲己而才周世用臨事財處不動聲氣平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可親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產歸女氏旣謝不納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畀之使奉其先祀其與人交誠信懇惻同里胡公明仲侍郎蚤出爲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鄉人多竊議之而莫以告先生獨爲移書具陳本末所以然者胡公感其言爲數歸省恩禮略備議以少息熹之先君子蚤與先生遊相好將沒深以後事爲寄且戒熹往學焉及棄諸孤先生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誨熹如子姪旣又以其息女歸之親舊羈貧收恤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媿媿無倦色自壯至老如

一日也娶連氏無子以從兄之子思温爲後二女子其長歸于我次適朝奉郎范念德思温亦無子又以從弟之子禮後之建州於今爲建寧府先生墓在草堂涉溪西北七里所羣玉鄉三桂里之學士原其葬時不及銘逮今且五十年後生之及見先生者日加少熹懼其益久而遂將無所考也乃追記其世家學行之最而伐石以表焉慶元戊午正月己亥朔旦門人朝奉大夫致仕朱熹述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

候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一

墓誌銘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熹年十四五時以先君遺命學於故聘士劉君先生時幼且愚未足以識其大者遠者特觀於容貌詞氣之間知其偉然非今世之士也既又獲見于先生之兄十九丈府君者詞色俯仰蓋與先生不異而溫厚謹良則又過之因亦甚敬愛其爲人及少長而先生以女妻之又得數往拜於府君之側時府君老矣然其持己接人動有法度危坐終日無怠惰偃側之容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至於治生處事之方耕稼蠶績之務亦皆纚纚有條理間而及於先世遺事與夫鄉里故家舊俗之傳則必顧而歎曰吾之不復見此也久矣夫熹於是退而每爲朋友道之以爲前輩

氣質淳厚悃悞無華而其謹於禮法粲然有文又如此蓋不惟其天資之美抑亦昇平教化之餘澤衣冠文物之遺風其視今人誦書業文沾沾自喜而輕儇浮嫿反無以異於市井之人者相去遠矣如是三十餘年而府君卒既葬其子某狀其行以授熹使爲之書以表于墓道熹按府君諱某字致端建寧府崇安人其曾大父職方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諱某始以文學起家歷典數州皆有惠愛大父朝請郎諱某爲縣有所不得行其志年未七十卽致其事以歸父某明經勵行不仕以卒而鄉人敬之娶同郡余氏讀書史有智識實生府君兄弟國子祭酒翁公所爲志其墓者也府君於兄弟爲最長自少則任家事以故不及於學而其孝愛恭敬誠信敦篤自有以過人者家世清貧至先府君時食口益衆府君經營纖密而不失大體蓋凡春

秋晨夕之奉婚喪燕勞之須以至族姻黨友賀吉而弔凶其厚薄往來之數無不稱情而合禮者先府君於是得以放情事外而遂其高諸弟亦皆得以遊學四方親師取友各成就其器業而聘君先生卓然傑立遂爲一世之聞人各立於不朽實府君有以相之也府君自少無外慕晚歲足跡不出里門者數十年其精神氣力老而不衰登山臨水常翛然獨往其所以自樂者人不得而言也年八十有五以乾道癸巳正月

病卒于家而葬於宅之西南

數百步曰彭原者府君娶信安祝氏有賢行前卒子男某也女適進士江之瑞孫男潤女三人凡狀之所載如此與熹前所竊論者實相發明謹敘而并書之且爲之銘銘曰士學口耳弗誠以身旣佻以儇汙我冠紳孰如丈人庸信庸謹詞無支葉動有繩準彭原之木有翳其陰我銘斯刻

以詔來今

國錄魏公墓誌銘

元履姓魏氏舊名挺之後更名揆之則字子實然其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莫能易也家建寧府建陽縣之招賢里以儒學顯其胄出遷徙之所繇則故侍郎胡公寅已識於元履先君子之墓矣元履幼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籍溪先生胡公憲先生奇之已而徧從鄉之儒先長者遊間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於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嘗客衢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簡公薨海上歸葬常山傑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兇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噉讓傑長揖徑歸傑亦不能害也兩以鄉舉試禮部皆不第閩帥汪公應辰建守陳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于朝時相尼之又不得召後數

歲詔舉遺逸部刺史芮公燁遂帥其寮與帥守六人者共  
以元履行誼爲言於是詔特徵之元履辭謝不獲則以布  
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  
氣爲恢復之本上獎歎開納勞問移時明日遂有詔賜同  
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乾道四年十有二月也  
異時學官不與諸生接亦漫不省學事徒養望自高而已  
元履既就職則日進諸生而教誨之且視其居有壞者或  
幾壓焉則請于朝得緡錢四十萬以葺之釋奠孔子祠職  
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  
說惑主聽溺人心馴致禍亂不應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  
唱明絕學以幸來今其功爲大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  
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它日又言太學之教宜  
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今

壹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又不聽至它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疏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使歸行數日罷爲台州州學教授元履自少則有志于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間獨喟然嘆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先是嘗榜其書之室曰艮齋至是日處其間方將條理舊學以益求其所未至從遊之士稍有自遠來者而不幸病不起矣病革時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言之繆其母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浼我且以書召其友新安朱熹至則盡以終事爲寄而訣卒之日寶九年閏月壬戌其年五



十有八矣娶同郡劉氏徵士勉之之兄女先十九年卒繼室虞氏子男二人孝伯國學進士孝朋尙幼所爲文章若論議訓說合數十卷藏于家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前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說以至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恤親舊雖貧不懈從父有落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其孤尤有恩歲饑爲粥以食餓者而力請移粟於官邑里賴焉又嘗請督鄉人之不葬其親者富予期貧予費而掩其無主後者以千數爲文以戒生子而不舉者所全活者亦甚衆與人交尤盡情嘉其善而救其失如恐不及後進以禮來者苟有一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其處心制行類如此故嘗有病其爲人太過者元履笑曰不猶愈於橫目自營者耶至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皆避此嫌

則爲善之路絕矣此其學道愛人之本意也嗚呼使其老  
壽通達舉而施之則其所以及人者爲如何哉孝伯將以  
七月己未奉其柩葬所居之南不十里所謂長坂者元履  
平生時所樂處也予往蒞其卜孝伯泣拜奉巖君士敦之  
狀以銘文爲請予惟元履垂絕之言若有及此者顧雖不  
能不忍負也則應曰諾退視其狀不誣因掇其大者序而  
銘之銘曰

陳師德墓誌銘

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爲剽掠纂組  
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  
而其後或更以爲能焉俗弊風訛迭相夸尙於是公卿子

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爲之無所於迫而徒取銜鬻之差  
顧反薄君恩輕世祿捐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  
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修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恥  
之教益泯泯矣嗚呼斯其爲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遠  
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庶幾焉而又  
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莆田人姓  
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聶氏  
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  
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子友  
括蒼吳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予三復其辭而  
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淫思力索於空幻恍惚之場也則報  
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  
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子言而反求之旣疲於宿昔思

慮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後屢欲求見且將徧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師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友方耒耕道使言於予以不及相見爲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師中見子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通屬子銘其窆子不忍辭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盡愛敬劑和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違義理而未嘗失顏色於兄弟尤友愛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請郎一鳴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顧其兄屬以問學修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孫後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而其行事可得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視世

俗之學昧利辱身得已而不已者則既絕矣夫豈不足以  
頗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銘曰  
士孰不學其方則殊毫忽之差有蹠其徒卓哉若人惟義  
之學刻意劬躬蹈履前覺天不耆之以駿其奔淵冰免矣  
志氣則存石泉之瀕于祔于宅孰全其歸視此幽刻

何叔京墓碣銘

邵武之東百里而近七臺之麓小溪之濱有君子者曰何  
君名鎬字叔京予獲從之遊相好也今年冬過予於寒泉  
精舍留止浹旬歸而屬疾既病則手書來告訣語不及私  
獨以不獲終養卒學爲深念而於當世之慮亦眷眷不忘  
也時予別君甫踰月發書驚歎失聲亟走省焉至則君已  
逝矣旣入哭盡哀明日君之親友門人以予至皆復來會  
哭相弔議語葬故君嗣子琰亦衰經杖出拜伏哭固以銘

墓爲請予惟君實以其死累我今其子又哀以請如是其何說之辭則與諸來會者共訂君事皆曰君家臺溪且數世世有隱德至君皇考諱允始仕爲左朝奉郎通判辰州事娶陳氏劉氏林氏鄧氏皆封安人而君劉出也生孝謹有器識旣出就傅暮歸則不復去親側誦書日數千言爲文敏而有思趣尙高遠識者奇之辰州嘗受程氏中庸之學於故殿中侍御史東平馬公伸服行不怠又以其忠節事狀移書太史忤秦檜下吏竄南方危死不恨間復悉以其所聞者語君君旣受其說則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蓋久而後有以自信之於是一意操存杜門終日澹然若無所營者至其論說古今指陳得失則又明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崇德義厲廉節絕口未嘗及功利至於收族恤孤興事濟衆則又懇惻憂勞如己嗜

欲言行相循沒身不懈由此南州之爲程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始用辰州致仕恩補官授泉州安溪主簿未赴鄧舅祚帥江西辟掌書寫機宜文字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縣事專用寬簡爲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人便安之部使者鄭君伯熊各好士行部得君喜甚顧郡事爲不理囚繫或累歲月不得釋檄君佐其守君入幕悉取文書閱視具得其所以然者持白守決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不均貧弱受病夙夜疚思爲所以均之之說甚備他所以彌縫補助者亦盡其力而守顧不悅君卽謝去君事鄧安人素謹其赴上杭也安人以瘴毒爲憚君不敢請遂單行至官歲以公事一再歸省每行輒不受俸秩滿計其月十有四悉歸其券於有司一時學士僚友高君學行多師尊之而當路鮮識之者君固不求亦不自悔獨以年格循資

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年四十有八淳熙乙未十有一月丁丑晦也君爲人清夷恬曠廉直惠和談經論事簡易條暢所著書有易論語說史論詩文數十卷其言多可傳者晚築書堂所居南坂上名以高遠用見己志疾病召子弟教戒一以義理終不及家人生產事獨曰治喪以禮勿用浮屠鬼教亂吾法而已娶同郡李氏其叔父郁學於龜山楊公所謂西山先生者也子男琰爲長次某長女適吳大同次馬棟次未行也諸君所論君行事如此皆予所聞知琰等葬君東碭之原予既書其最納竊中然間嘗竊目君學行可以司教育論議可以陪獻納而其心誠才實又可以宣德澤而惠鰥寡今乃僅得一縣令而又不及試以死此爲重可哀者乃復敘次其詳刻石表墓且系以銘銘

曰言



清直而溫夷易而方惟學不懈厥猷以光孰啓于家而居  
于邦孰豐其粹而嗇其長帝罔弗衷氣或交疹旣欽厥承  
君則奚愧莫尊匪德莫久匪言銘以相之刻石墓門其  
夫人姓呂氏建寧府建陽縣長平里人其先世於唐爲河  
東著姓乾符中有侍御史行立者避地始家建陽入宋餘  
百年乃有顯人而夫人之父希說亦進士中第剛介不苟  
合晚乃爲劍浦令以卒夫人生愿慤不妄戲笑未笄失其  
母劍浦俾治家事撫弟妹如成人尋以歸邵武饒君偉事  
舅姑甚得其懽心餘年生子幹甫粹而寡夫人誓志秉節  
毅然不可奪無何劍浦及皇舅漳州府君亦皆卒而姑氏  
固前沒饒氏固清貧諸叔妹皆幼稚夫人以孀婦抱弱子  
持守門戶奉承賓祭和輯上下內外斬斬無間言其出內

用度不以一錢自私文簿整整雖龠合分寸無所漏少或遺亡則爲之躊躇不憚者累日指馭僕妾接隣婦里嫗咸有恩意幹幼時愛之異甚捧視漱沐一不以委他人及少長遣就學則程其術業謹其出入交遊之際未嘗輒借以顏色幹亦孝謹敦實能自力學問見稱朋友間中淳熙二年進士第人謂夫人盛年苦節以有斯子今且享其報矣始夫人女弟爲劉氏婦早卒至是其子崇之與幹偕選夫人爲其母之不見每及之未嘗不悲嘆出涕人又以是知夫人之薄於榮利而厚於孝慈也幹調吉州吉水縣尉將行夫人屬微疾一夕遂不起聞者莫不哀之歲丁酉秋七月十四日也時年五十有六明年幹卜葬夫人於其鄉之思順里而奉其友江州錄事參軍游九思之狀來請銘拜起涕泗嗚咽不能言予哀其志亦雅聞夫人行實如游

掾言因刪取其大者敘而銘之曰  
皇皇后帝垂三綱制婦繫夫陰統陽盛衰倚天初莫量有  
繫弗改茲厥常吁嗟夫人仁且莊祗若帝訓篤不忘疚滢  
艱棘廩欲僵卒濟厥子後以昌玉靈食墨此澗岡納詞誅  
行告幽荒山夷淵實無壞傷

特奏名李公墓誌銘

邵武軍光澤縣東里所有地曰烏洲李氏世居之爲郡著  
姓其先有贈大理評事者諱鐸始以文行知名鄉黨生太  
常博士誥始登進士第卒贈朝請大夫陳忠肅公賢之稱  
其真率樂易有古人之風其仲子深紹聖間以論斥時相  
之姦與任公伯雨等俱入元祐籍季曰處士濬隱居不仕  
而其葬也右文殿修撰李公夔實銘之蓋自其先世所與  
交游姻好盡一時知名士故其子弟見聞開廓趣尙高遠

不與世俗同若特奏府君諱某字得之者則處士之長子也少治周禮學兼通左氏春秋爲文簡古不逐時好弱冠遊太學薦而不第舍法行當充貢又不果行竟以累試禮部思奏名天府將入奉廷對前一日卒於臨安之客舍寶紹興五年八月十八日年才五十有二歸殯宅之東岡三十二年其子呂乃更卜兆于烏君山下獅子嶺之原奉其柩而遷焉淳熙六年呂始見予廬阜之陽如舊相識一日泣而言曰呂不孝先人之沒二十七年而後克以禮葬塋又十有九年矣而未克識將無以爲幽遠無窮之計惟吾子幸而予之銘因出其親友崇陽大夫游君嘗之狀以請予辭謝不獲乃次其事如右按狀又言府君爲人事親孝謹友愛其弟甚篤之死不少衰遇族黨有恩意少有忿爭則爲居閒極力平處不令入官府不幸死喪則爲經理其

家事而任其婚嫁之責嘗有死上庠者遣仲弟護其匱以歸里人有以惡聲至者未嘗與之較至周其急則輟衣食不顧也諸弟嘗問善人之道府君語之曰臨事而無陰據便利之心斯可矣又嘗語人事有當爲力雖未及亦勉爲之若必有餘而後爲則終無時矣此其行身及物之本意也平居方嚴不妄戲笑而遇事輒應無所凝滯從弟西山先生嘗面歎曰兄於答問若不經意而受其言者反覆十思終無以易此非諸弟所能及也性尤敦厚質實發言處事不以幽顯物我爲間樂聞人善而務掩其惡所與交皆巨人長者無不愛而敬之縣嘗以民兵爲屬府君爲制戰陳擊刺之法而以時閱習之甚可觀也今欲以聞冀爲府君得勳賞府君笑謝去不復有所預時海內多虞舉人有不能試禮部者往往以恩直補官人有謂府君盍自言者

府君不答老之將至婆娑丘林吟諷書史適然自適未嘗有不遇之歎也嗚呼予生晚不及識府君而游君不予欺也則府君者可謂好德有常之士矣乃不得少見於用以沒其身其亦可悲也夫夫人上官氏朝議大夫合之女繼室黃氏曲江令銓之女子男三人呂爲長次某次某女四人游君與將仕郎高志旻從政郎何鎬保義郎上官賁其壻也孫男女於今二十有六人而呂之彊學既有聞又教諸子皆有法天之所以報府君者其將在於此乎乃爲之銘使刻宰上以俟其詞曰

利不自予惟義之取義則彊爲惟仁之歸孰長其源不豐其委斯丘斯藏有起無墜

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誌銘

淳熙六年春正月端明殿學士黃公寢疾于邵武故縣之

私第熹往問其起居謁入公正衣冠舉扶起坐顧中子瀚  
召熹入至則又扶以立辱與揖讓爲禮共坐食飲恭謹不  
解如常時卒食又扶而起涕泣爲熹言曰中也先考妣之  
藏久未克識蓋不敢輕以屬人今以累子子其爲我成之  
熹頓首辭謝不敢當而公命之不置熹懼以久勞公則不  
敢辭而受命以出歸又以書辭未報而公薨諸子遣使來  
訃且致遺命以同郡李君呂之狀來熹旣哭公盡哀且念  
今則無所於辭乃考其狀而附以所聞爲列其事曰謹按  
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黃公諱崇字彥高其先  
光州固始人十一世祖膺避地閩中今爲邵武軍邵武縣  
人曾祖展有隱德爲鄉里所尊晚以子仕登朝授太常丞  
以卒故知制誥呂公夏卿實銘其墓後以孫履爲尙書右  
丞累贈司徒祖汝臣不仕父豫用右丞奏爲右承務郎皆

以孝謹聞於鄉黨公自幼力學日誦千言人謂是且大其門矣既長承務公任以家事於是無復進取意既孤而貧悉力治喪不以累其昆弟而所以爲禮者無不備觀者歎息母孫夫人春秋高性嚴而多病公致養勤劇得其驩心隣家有李永者尙氣節雅敬慕公察公養親之意有餘而力不足請助公以經紀公亦信之不疑竭貲付之一不問其出入如是者十有五年李銜公德將死感慨執公手曰子吾父也公之兄客遊以疫死人無敢往視之者公獨毅然告行千里還柩視其橐得餘貲尙百餘萬悉奉以歸其丘嫂不以一毫自私平居恭儉自守不妄取予至其教子擇師雖輟衣食無所愛由是二子皆舉進士及公時取高科以德業風槩各有聞於當世既又並登朝列遇郊慶奏公爲右宣義郎而致其事公乘安車東西就養二子皆孝



謹篤至諸孫滿前晨夕所以奉養娛樂公者甚備鄉黨榮之紹興癸酉正月十九日以疾卒于南劍州沙縣之寺舍享年八十有一其年十月葬于九壑先塋之次娶建安游氏先卒亦以二子故追封孺人一女適貢士劉紀公卒時端明公方以某官通判建州事而季子章亦以某官知沙縣事其後端明公被遇太上皇帝擢館職郎曹史官攝贊書命兼司業祭酒侍講歷工吏兵禮部侍郎又以府教授給事中兵部尙書事今上皇帝侍讀禁中正色立朝聲烈甚茂以顯謨龍圖閣學士退老于家天子又乞言焉卽拜端明殿學士恩禮殊渥而海內有識之士亦莫不歸心焉沙縣屢宰劇邑有能稱然不肯媚事權豪後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薦入臺爲主簿以又持論不阿而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知台州所至聲績皆可紀以是累贈公至金紫

光祿大夫夫人亦啓封本郡而孫曾仕者又十餘人然後鄉人知公所以遺其子孫者爲無窮也李君又言呂以壻公孫女嘗得拜公堂上間竊窺觀公之爲人望之儼然卽之溫然危坐竟日無惰容雖遇臧獲不妄言笑自少至老如一日熹以是又知端明公之德之盛所以沒身於禮而不倦者爲有自來也嗚呼公其亦賢矣哉敬爲作銘銘曰司徒之德浹于州鄉矧其孫曾弗俊以良光祿之賢克篤其慶隱耀弗章及子而盛其盛伊何學士尙書介也英英亦假節符國慶所覃逮其考廟結紫垂黃天子有詔匪爵之貴惟德之褒保而弗墜有積彌高我思古人恍其對接承命作銘用亶來葉

建安郡夫人游氏墓誌銘

有宋建安郡夫人游氏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

邵武黃公諱崇之妻而子端明殿學士諱中台州史君諱章之所追爵也世爲建州建陽縣長平里人曾祖正卿祖希古父儀皆不仕而有隱德鄉里推長者夫人資靜淑族母阮氏以婦德爲女師夫人幼嘗學焉受班昭女訓通其大義至宅組紉筆札之藝皆不待刻意而能輒過人早孤其母鍾愛之以歸大夫公事舅姑承祭祀勤肅不懈舅喜賓客佳辰令節親舊滿門夫人供饋唯謹未嘗頃刻自逸而委勞於娣姒也姑性嚴諸婦侍旁有二十年不命坐者夫人獨能順適其意盥櫛溫清禮無違者姑有疾非夫人進藥不嘗每因事指言以爲諸婦模楷遭舅喪大夫公素貧昆弟相顧謀鬻田以葬夫人曰毋隳爾先業爲也退斥橐中裝以奉其役以故大夫公得以不煩於衆而襄大事大夫公爲人誠慤莊重夫人以柔順堅正佐之相敬如賓

謀無不協其待遇族姻謙謹有禮樂道其美而不喜聞其過至其貧困則調之必盡其力日誦女訓及宅經言以自箴警亦頗信尚浮屠法娠子則必端居靜室焚香讀儒佛書不疾呼不怒視曰此古人胎教之法也故其子生皆賢材而夫人所以教之者又甚至稍能言則寘膝上授以詩書少長卽爲迎師擇友教詔諄悉從兄御史先生學於河南程氏行業淳懿爲學者所宗夫人每語諸子曰視乃舅而師法之足以爲良士矣紹興壬子四月二十三日以疾卒病革大夫公泣視之夫人曰生死聚散如夜旦然何以戚戚爲哉於是年五十有六矣二子皆舉進士中其科而端明公實以第二人賜第其後侍從兩朝出入二十餘年忠言直節老而益壯退居于鄉天子閔勞以事嘗遣信使奉璽書就而問之其忠孝大節固已偉然而其言行之細

又皆可紀人以爲夫人之遺教也台州嘗爲御史臺主簿亦以治行精敏議論慷慨有聞於時二公前後凡逢慶恩得追榮其母至今封里人榮之一女則貢士劉紀其壻也卒之明年葬于邵武縣石岐之原大夫公嘗命台州狀其行而未有所託銘後四十有六年端明公乃以命熹其語具於大夫公之誌此不著獨按狀文剟其大者書而銘之銘曰

長平之游世有德人弗耀于世乃里其仁女士攸宜壺彝是式配德娠賢慶餘善積尙書刺史之德之才湯沐之封本邦是開煌煌命書賁此玄宅伐石篆辭永世貽則

端明殿學士黃公墓誌銘

公姓黃氏諱中字通老其先有諱膺者自光州固始縣入閩始家邵武至公間十有二世矣公之曾大父汝臣不仕

大父豫假承務郎父崇贈金紫光祿大夫母游氏追封建  
安郡夫人公生而穎悟端慤少長受書不過一再讀退輒  
默然危坐竟日問之則皆已成誦矣未冠從舅御史先生  
定夫愛其厚重手書爲夫人賀踰冠入太學會京城失守  
僞楚僭位號公卽日出居于外旣而邦昌果遣學官致僞  
詔藥物勞問諸生公以前出故獨無所汙建炎再造丞相  
潛善公族祖父也雅器重公薦諸朝詔補修職郎御營使  
司幹辦公事紹興五年舉進士對策廷中極論孝弟之意  
冀以感動聖心天子果異其言擢置上第名次舉首授左  
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改宣義郎主管南外敦宗院代  
還秦丞相檜方用事察公意不附己差通判建州事罹外  
艱服除復差通判紹興府事時公登第二十有餘年矣轉  
徙外服士友嘆其滯淹而公處之泊如也檜已死公道稍

開上記公姓名乃召以爲秘書省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  
官遷著作佐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遷司封員外郎  
兼權國子司業滿歲爲貢紹興二十八年充賀金國生辰  
使與賀正使秘書少監沈介相先後明年公還獨言虜作  
治汴宮役夫萬計此必欲徙居以見迫不可不早自爲計  
時約和旣久中外解弛無復戰守之備上聞公言矍然曰  
非但爲離宮耶公曰臣見其營表之目宮寢悉備此豈止  
爲離宮者以臣度之虜勢必南虜南居汴則壯士健馬不  
數日可至淮上事勢已迫惟陛下亟深圖之上是公言而  
宰相皆不悅顧詰公曰沈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  
獨爲此殊不以爲意踰月公復往扣之且曰卽不以鄙言  
爲可信請治其罪又皆憮然莫應而右相湯思退怒甚至  
以語侵公公不爲動已乃除沈吏部侍郎而徙公秘書少

監以抑之公猶以邊備爲言不聽則請補外上不許曰黃某可謂恬退有守矣除起居郎賜以鞍馬非故事也踰月兼權中書舍人顯仁太后崩百官朝臨將避辰日公以非經且引唐太宗哭張公謹事爭之已而下殯日適在權制釋服之外有司議百官以吉服陪位公又論之曰唐制殯在易月之內則曰百僚各服其服啓殯在易月之外則曰各服其初服今殯雖過期獨不得以啓殯例之而服其初服乎且喪與其易寧戚惟稽古定制有以伸臣子之至情者則幸甚尋差同知三十年貢舉權工部侍郎奏御前軍器所領屬中人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而聞者非祖宗正名建官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不報金人來賀天申節充接伴使故事錫宴使者謝於庭中至是辭以方暑請拜字下公持不可乃如故事遂爲送伴使還又言聞虜



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明年兼侍  
講又兼吏兵部侍郎會將有事于明堂公請毋新幄帟毋  
設四輅以節浮費詔從之既而虜使復以天申來賀方引  
見遽以欽宗皇帝訃聞且多出不遜語諸公惟駭不知所  
爲至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喪公聞之  
馳白宰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有失禮謂天下  
後世何且使人或問故將何以對於是始議行禮公又率  
諸同列請對論決策用兵事衆莫有同者公乃獨陳備禦  
方略且曰朝廷與仇虜通好二十餘年之間我未嘗一日  
言戰虜未嘗一日忘戰以我歲幣啗彼士卒我日益削虜  
日益彊今幸天褫其魄使先墜言以警陛下惟陛下亟加  
聖心焉蓋公自使還三年每進對未嘗不以茲事爲言至  
是上始入其說然不數月而虜亮已擁衆渡淮矣遷權禮

部侍郎入謝因論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諸軍既而殿帥楊存中以御營使行公又率同列論存中不可遣狀甚力虜騎至江壩朝臣震怖爭遣家逃匿公獨晏然如平日家人亦朝暮請行公曰天子六宮在是吾爲從臣獨安適耶比虜退唯公與左相陳魯公家在城中衆皆慚服於是車駕將撫師建康而欽宗未祔廟留守湯思退請省虞以速祔公持不可上納用焉而議者猶謂凶服不可以卽戎上曰吾固以縞素詔中外矣卒從公言而行月朔留司百官當入臨思退復議寢其禮公又力爭得不罷比作主當瘞重公又以初服請右相朱倬不可曰徽考大行有故事矣公曰此前日之誤今正當改之耳倬因妄謂上意實然臣子務爲恭順可也公曰責難於君乃爲恭耳虜旣易主明年復遣使來通好議者皆曰土地實也君臣名也

先實後名我之利也公又奏曰君臣之名既定則實將從之百世不易者土地則其得失取予非有定也安得反謂之實而先之乎上然之詔公去權號會有詔問足食足兵之計公以量入爲出爲對且曰今天下財賦半入內帑有司莫能計其盈虛請悉以歸左藏且引唐楊炎告德宗語曰陛下仁聖豈不能爲德宗之爲哉上亦善之然未及行也未幾今天子受禪登極公始蓋嘗與聞其議至是自以舊學老臣且察左右有以術數惑上聽者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所傳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說爲上敷陳甚悉會詔給筆札侍臣論天下事公旣條上且申前奏極論內帑之弊於是有詔更以內藏激賞爲左藏南庫明年兼國子祭酒詔以旱蝗星變命近臣言闕政公曰前給筆札羣臣悉已條對今什未一二施行夫言非難行之爲難願陛

下力行而已無以多言爲也已而有旨自今太上皇后令皆以聖旨爲號公以故典爭之不得宰相建遣王之望使虜約和公又論之亦不從俄兼給事中明年天申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將復用樂事下禮曹公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禮親喪未葬不除服春秋君弑賊不討則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况今欽宗實未葬也而遽作樂不亦失禮違經之甚乎退復以白宰相且引永祐龍轡未返時事爲比左相湯思退曰時已遣使奉迎今則未也公曰此又誰之責耶右相張魏公亦曰今乃爲親之故不得以前日比公曰太上皇帝於欽宗親弟昆且常北面事之有君臣之義尤恐非所安也退具草將復論之詞益壯厲尋有旨集議而廟堂間遣禮官來偵公意公出奏草示之知公議正不可屈乃寢公在東臺不半歲詔勅下者問理如何未嘗

顧己徇人小有所屈內侍李綽徐紳賈竑梁珂遷官不應  
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之公壹  
不書讀繳奏以聞左右已深忌之會復有旨賜安穆皇后  
家墳寺田而僧遂奪取殿前選鋒軍所買丁禩田以自入  
軍士以爲言事下戶部尙書韓仲通以爲不可而侍郎錢  
端禮觀望獨奏予之公復封上曰今若奉行前詔則當以  
官田給賜不當取諸軍家所買若謂丁禩得之非道軍家  
不應得買則亦當還直取田不當遽乾沒也疏奏羣小相  
與益肆煤孽公遂以特旨罷中書舍人馬騏上疏留公未  
報而言事官尹穡希意投隙詆公爲張公黨騏後亦不能  
自堅而公竟去國矣明年乾道改元公年適七十卽移文  
所居邵武軍引年告老除集英殿修撰致仕進敷文閣待  
制久之上亦寢悟思公言將復用之五年因御講筵顧侍

臣力黃某老儒今居何許年幾何矣筋力彊否於是召公  
赴闕公辭謝不獲明年乃起公以老成宿望直道正言去  
國七年至是復來觀者如堵入對內殿問勞甚寵時用事  
者方以權譎功利日肆欺罔公因復以前奏正心誠意致  
知格物者爲上精言之又言比年以來言和者忘不共戴  
天之讎固非久安之計而言戰者徒爲無顧忌大言又無  
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和而亟爲之備內修政理而外觀  
時變則庶乎其可耳上皆聽納以爲兵部尙書兼侍讀每  
當入直上常先遣人候視至則亟召入坐語極從容如是  
數月月必一再見公知無不言其大者則迎請欽廟梓宮  
罷天申錫宴也初公在禮部論止作樂事公去踰年卒用  
之然猶未設宴也至是將錫宴公奏申前說且曰三綱五  
常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要道須臾不可無也欽宗梓宮

遠在沙漠爲臣子者未嘗以一言及之獨不錫宴一事僅存如魯告朔之餼羊爾今又廢之則三綱五常掃地盡矣陛下將何以責天下臣子之不盡忠孝於君親哉已而詔遣中書舍人范成大使虜以山陵爲請公又奏曰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置欽廟梓宮而不問則有所未盡於人心且雖夷狄之無君其或以是而窺我矣上善其言而不及用虜於是果肆嫚言人乃服公論之正而識之早也公又嘗奏請命有司作乾道會計錄以制國用罷去發運使及它民間利病邊防得失數事公前以不得其言而被讒以去其復來也將有以卒行其志而上意卿公亦益厚至是不能卒歲又以言不盡用浩然有歸志然猶未忍決求去也乃陳十要道之說以獻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天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退人材者用人之要道也察其正

直納忠阿諛順旨者辨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廣開言路者防壅蔽之要道也考核事實者聽言之要道也量入爲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懲賦吏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武之臣面陳方略者選將帥之要道也稽考兵籍省財之要道也言皆切中時病每奏一篇上未嘗不稱善公遂從容乞身以歸詞旨堅確上不能奪乃除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入謝且辭上意殊眷眷內出犀帶香茗爲賜旣歸再疏告老遂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淳熙元年上意猶欲用公以公篤老不敢召則上手爲書遣使詣公訪以天下利害朝政闕失進職端明殿學士且以銀絹將之公受詔感激拜疏以謝略曰朝政之闕失多矣其尤失者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政出多門言路壅塞廉恥道喪貨賂公行也天下之利害多矣其尤



害民者官吏貪墨賦斂煩重財用匱竭盜賊多有獄訟不理政以賄成也臣願進君子退小人精選諸道部使者以察州縣則朝政有經民不告病矣公之復歸又十年雖身安田里老壽康寧無復它念然其心未嘗一日忘朝廷間語及時事或慷慨悲辛不能已聞者蓋動心焉然尙冀公之復起而卒有以寤上心也七年八月 竟以疾薨于

家之正寢先是屬疾踰年手草遺表猶以山陵境土欽廟梓宮爲言而戒上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言尤剴切至是上之上聞悲悼朝野相弔詔以正議大夫告其第享年八十有五累封江夏郡開國侯食邑千五百戶實封百戶娶熊氏詹氏又娶詹氏封淑人三男源通直郎瀚承務郎浩從政郎六女承議郎倪治通直郎吳應時宣教郎謝源明承事郎張鑄承事郎陳景山其壻也第二子及第二

女皆天孫男七人女五人公天性莊重終日儼然坐立有常處未嘗傾側跛倚語默有常節未嘗戲言苟笑宅人視之若有所拘繫而不能頃刻安者公獨泰然以終其身雖在燕私亦未嘗須臾變也居家孝友篤至夫婦相敬如賓與人交恭而信淡而久苟非其義一介不取諸人亦不以予人少時貧窶炊黍或不繼而處之甚安至其力所可致則亦不使親與其憂也晚歲宦達而自奉簡薄不改於舊惟祭祀則致豐潔細大必身親之仕州縣奉法循理敦尚風教在朝廷守經據正思深慮遠不爲激訐之言表襮之行以矜己取名然誠意所格愈久而上下愈信服之上雅敬重公屢有大用意而公卒不少貶以求合上問進取必謹對曰先自治問理財必謹對曰量入爲出始終一說未嘗少及功利至於忠孝大節敬終追遠之際則深有所不

能忘者蓋自始對詔策已發其端而痛夫欽廟梓宮之未  
返則論之終身至於垂絕之言不釋也嗚呼悲夫推公此  
心可謂無歉於幽明而其法戒之所存雖與天壤相弊可  
也尤恬於勢利興廢之間人莫見其喜愠之色爲郡從事  
時驗茶券有僞者吏白公當受賞公謝却之罷惇宗而造  
朝也臨安學官與試貢士公以朝命攝其事時見官外猶  
有缺員用事者故以嘗公已而試事畢公卽解印去其人  
曰所攝黨缺員盍亦自言以審之乎公竟不顧用事者以  
是惡之在王府時龍大淵爲內知已親幸宅教授或與過  
從觴詠公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宅教授  
多蒙其力公獨不徙官爲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武學官  
吏請以聞公不答則陰圖以獻宰相召長貳而詰之曰治  
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公縮未對公指所畫對曰

治世何用此爲周退語人曰黃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爲諫諍官也六和塔成宰相命諸達官人寫釋氏四十二章之一刻之壁間公謝不能請至再終不與其不惑異端又如此所居官人莫敢干以私然公初未嘗有意固拒之也蜀士有仕于朝者同列多靳侮之獨感公遇己厚然公亦未嘗有意獨厚之也尤喜薦士王詹事十朋張舍人震皆公所引張忠獻公劉太尉鏞之復用公力爲多然未嘗以告人諸公或不之知也致事里居前後十五年收死恤孤振貧繼絕蒙賴者衆而公未嘗有自德之色平居門無雜賓邑里後生有來見者躬與爲禮如對大賓諄諄教語必依於孝弟忠信未嘗以爵齒自高而有懈意惰容也蓋公之爲人生質粹美天下之物旣無足以動於其心其學於天下之義理又皆不待問辨而已識其大者若其誠意

躬行則又渾然不見其勉強之意而謙厚慤實尤以空言爲恥以故當世鮮克知之然親炙而有得焉則未有不厭然心服者嗚呼所謂訥言敏行實浮於名者公其是與明年將葬嗣子源使其弟翰狀公行事屬熹以銘熹辱公知顧甚厚且嘗受命以識先大夫先夫人之墓矣不復敢辭乃敬敘其事而銘之公墓在邵武縣仁澤鄉里居第之北曰原葬以十二月初五日其銘曰

天下國家孰匪當務曷爲斯本身則其處事物之理指數其窮曷其大者維孝與忠我觀黃公天畀淳則植本自躬有大其識儼其若思履衡蹈從盛德之表見于聲容烝烝于家懇懇于國敬終厚遠靡有遺貸根深末茂綱舉目隨行滿當世言爲寶龜出入兩朝初終一意酬酢佑神表裏一致因而不究君子惜之勒銘幽宮維以質之

武經大夫趙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夢周有宋太宗皇帝之六世孫也其曾大父某大父某皆爲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追王韓成二國事皆見國史父某舉進士中第未及仕而卒贈中奉大夫公生睦親宅以郊祀恩補成忠郎少孤能自植立刻意爲學欲以文字成名於世遭亂轉徙不克遂其志年甫冠調監常州宜興縣稅是時寇難未夷道路艱棘公治征算不以苛斂爲事往來便之在官獨居一室日以讀書鼓琴爲事一無他嗜同寮莫測其所爲至使人陰伺之已乃信服參知政事張公守亦知其賢更以爲饒州永平監舊法課卒淘土取弃銅以益鑄用數登萬斤輒書勞受賞前後相承程董峻切役者病之公至獨歎曰瘠人肥己吾弗忍也亟罷去而節他費以足用守董耘賢之且愛其詞章薦於朝請

爲易文資不果去居信之弋陽一時名勝爭迎致館穀且遣子弟從之遊久之自請爲祠官得主管華州雲臺觀始來居邵武時中書舍人王洋知軍事尤深禮敬與酬唱往來稱嘆不置秩滿爲建昌軍兵馬都監郡守知其廉帑藏出納悉以諉之復監泉州郡使司糴事公知前積蠹弊歎曰踵是則吾固不能正之則蒙其辜者必衆吾豈爲禍始乎因力辭之旣而有求代其任者果不免聞者歎服晚再爲福建路兵馬鈐轄累官至武經大夫行年七十有三淳熙六年七月某日以疾卒公配恭人滿氏某官中行之曾孫女子男五人善俊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善佐朝散郎知常德府事善儀秉義郎善任承節郎善傑忠翊郎而善任蚤卒女七人亦夭其五人則從政郎鄧祖攸迪功郎楊瑤李緡黃造司馬薳其壻也

孫男女各二人皆幼明年諸孤特奉公柩葬于邵武縣新屯西宅之原而書其事狀如此使人來請銘熹雅聞公爲人恬淡寬博自少以廉謹自將平居未嘗有愠色尤不喜言人過以急難告者必周之未嘗計有無也生長太平公族間不爲華靡之習從宦所至壹以仁恕惻怛爲心雖勢卑不得盡行其志然其隨事及物亦足以見其胸中所存者滿恭人有賢行諸子皆以文學稱而淮西常德連中進士第皆及公無恙時被遇通顯知名當世公晚更得閒適因不復問家事頗用棋酒自娛而老壽以沒嗚呼是亦可以無憾也夫乃考其狀敘而銘之銘曰

唯紆人之勞寧卻己之進豈曰己之廉而速人以病仁夫趙公有畢其宮我銘斯石以詔其終

夫人徐氏墓誌銘



夫人徐氏温州瑞安縣人世隱德不仕夫人生柔順靜正  
父母愛之擇所宜歸以配郡人張君某既歸事舅姑盡禮  
晨夕敬問衣服食飲寒燠之宜而節適之舅姑未食不敢  
食未寢不敢寢姑性嚴重事有不可其意終日不憚左右  
莫能近夫人獨從容娛侍所以開釋其意者萬方俟其語  
笑復常乃敢退如是者十有八年隣里親族覩之不見其  
一日懈也舅姑沒哀毀不勝衰張君家故饒財喜賓客中  
歲少窶約然不以屑意朋舊過門輒飭庖具饌相與樂飲  
如故時館客於家至或旬月不厭夫人節衣食以奉其費  
無難色不使張君知其有異於前也佐張君教諸子皆有  
文行既而其長揚卿遂登進士第仕州縣以敦樸詳練爲  
諸公長者所知張君由此亦以太上慶壽恩補承務郎而  
致其事老壽家居子孫滿前鄉鄰以爲榮而夫人已不及

見久矣蓋夫人以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

卒享年

五十有五凡生三男三女揚卿之弟曰振卿曰卿女伯

季蚤卒仲適成忠郎監左藏西庫林鏞孫男八人女六人

卒後四年乃克祔於先姑周氏之塋又二十有五年而揚

卿以從政郎爲南康軍學教授與予聯事相好也一日狀

夫人之行以告曰揚卿之祿已不得逮其母日夜痛于厥

心如又不能有以表其行實之懿於方來則不孝之罪死

有餘責敢敬泣拜以請夫子幸哀而予之銘是使揚卿得

以不死其親而免於戾也予辭謝不獲而未及爲明年去

郡揚卿又以書來請不置乃序其事而銘之其詞曰

旣孝旣敬又儉以勤天曷報之子秀而文生短慶長儲豐

饗嗇銘以訂之百世其澤

劉氏妹墓誌銘

新瀏陽丞建安劉君子翔彥集之妻吳郡朱氏者先太史  
吏部府君之女而熹之女弟也爲人質實易良自幼不見  
其有妄言愠色生五年而失先君先孺人愛之年二十有  
一以歸劉氏事皇舅大夫公禮敬飭備下及旁側侍御委  
曲逢將尤有人所難者大夫公沒佐彥集理家事勤約不  
懈撫教諸子愛而有節其逮下有恩意門內之治雍如也  
淳熙八年年四十有三二月乙未以疾卒子男二人瑾瑱  
皆將仕郎女二人未嫁彥集將以是歲十月辛酉藏其柩  
於崇安縣西三里大夫公塋左若干步謂予曰子盍銘諸  
予寡兄弟先君之遺女唯此妹予旣杜門山間而妹亦幸  
不遠嫁一歲中率再三見其遠別惟從其家之官時爲然  
然不一二歲輒歸復相見今其病死而予適從吏役歸則  
不復相見矣獨與彥集相持大慟而彥集又爲予道其將

死時與家人訣別付託兒女狀尤使人不忍聞嗚呼孰謂  
吾妹而遽至此耶老病且哀不能文彊書此以識其壙且  
爲銘曰

哀哀吾弟歸藏其丘懿此遺德後人之休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臨川有隱君子曰溪堂先生謝君名逸字無逸與其弟竹  
友先生名蘊字幼槃俱學詩於黃太史氏而以清介廉節  
有聞於時然皆不遇以死是以獨以其詩行於四方而其  
行業之懿則非其邑子有不得而詳焉是可歎已竹友之  
子曰敏行字長訥自號中隱居士娶季氏生子白源字資  
深始以進士得官爲文林郎邵武軍邵武縣丞且以慶恩  
得封其母爲太安人蓋將有以大其門者而不幸以卒識  
者莫不傷之資深自幼日誦數千言少長受經屬文有聲

庠塾間士大夫之賢者來臨川聞其名莫不延致而賓禮之再試禮部中第宰相以兩先生故不使從吏部選言於上以爲建昌軍學教授居官靜重有守然事有當爲亦不憚改革也嘗祠其鄉之賢者五人於學以勸諸生而故劉侍郎季高爲之記秩滿諸生相率狀其行治扣漕臺請留之使者知其賢顧法不可因相與薦之得稍遷秩復教授江州州學未行遭父喪終制調隆興府南昌縣丞會李侍郎仁甫將漕江西披輯舊聞以脩一路圖經於官屬中獨以資深爲可與於此者又與諸使者共薦之嘗行邑事歲餘屬帥守以聚斂爲急諸邑奉承唯謹而資深獨無所屈常歎曰迫貧民以奉上官吾弗忍爲也帥守以是於資深獨不悅而邑人深德之旣去父兄子弟相與送之數里不絕帥守愧歎亟以薦書追而與之詣曹校考當改京秩會

舉將有故不果遂來邵武當路者多知其賢而常平使者  
宋君若水尤敬重之又率同列交薦章下而資深已病不  
起矣時年五十有八淳熙辛丑九月己丑也資深天資渾  
厚人少見其喜怒未第時敦學以奉甘旨教撫弟妹而婚  
嫁之鄉黨稱其孝友家世清貧獨有園廛數畝中隱君既  
以其號榜之至資深雖從官然於生產亦不能有所增益  
獨葺此園築室其間雜蒔花木蔬果桑竹暇日挾冊吟哦  
其間雖飯蔬飲水不自知其有不足也其詩秀潤和雅有  
二祖風致存者百餘篇號空齋詩藁云資深娶同郡黃氏  
生三男五女男曰樞曰機曰椿女所適曰嚴享甫曰饒祁  
餘未有行也資深在邵武時嘗以檄書便道過我予雅聞  
資深名一見卽知其長者旣去遊武夷山水間得予所結  
廬處復留詩見屬予以是又知其句律之妙可追前輩無

慚也顧未及酬而聞其訃又以病不能往弔今樞等既葬  
資深中隱君墓之側而以書奉資深親友吳君炳若之狀  
來請銘時予方病欲謝不能又念資深前日賦詩相屬之  
意不可以終莫之償也乃爲之銘銘曰

惟君家世隱淪載其德之後人君承之勢欲振塗未半隕  
厥身藏於斯從隱君陵爲谷訂此文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紹興中宰相秦檜專柄用事諸有故怨及不附己者皆誣  
以罪竄嶺海故相趙忠簡公用此死朱崖天子哀之還其  
柩將葬衢州常山縣郡將章傑紹聖丞相惇諸孫雅怨趙  
公當國時奉詔治惇罪又希檜旨陽以善意檄常山尉翁  
君蒙之護其喪一日下書翁君曰趙氏私爲酒以飲役夫  
亟捕寘之法而陰使人喻意使并搜取趙公平日知舊往

來書疏欲以敗趙氏快私憾且媚檜取美官翁君不可則  
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反再三翁君度傑意壯不但  
已或更屬它吏則事有不可爲者卽密告趙氏夜取諸文  
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翌旦乃往爲搜捕者而以無所得告  
傑怒又廉知翁君女弟適故禮部侍郎胡公寅實當時草  
詔罪狀悖者益怒乃誣翁君宅罪劾之會胡公弟寧爲尙  
書郎具以其事白檜檜亦悟爲傑所賣下其事安撫使問  
狀徙翁君官旁郡趙氏亦竟得無宅而傑遂廢不復用當  
是時天下莫不高翁君之誼慕翁君之名而想見其爲人  
者今天子卽位近臣乃以其事聞上亟召見嘉歎其節改  
秩再除中都官皆以省員補外晚乃歸爲司農寺丞未幾  
而卒聞者莫不哀之君字子功世家建寧府崇安縣之白  
水村大父彥深宣和中爲祕書少監梁師成欲一見之不



可得遂久不徙官其後歷國子祭酒太常少卿以集英殿  
脩撰歸老于家父揆文林郎密州司士曹事亦以文行知  
名蚤卒君以集英任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尉常山移婺  
之蘭溪更調明州司理參軍以母喪不赴主管吏部架閣  
文字又以少母喪去官改

郎監登聞鼓院出爲江南

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當塗澇疫君以檄按行拯療  
極力全活甚衆除軍器監丞又主江西安撫機宜文字復  
值歲凶君佐其府咨訪處畫用力尤多使龔公茂良與諸  
使者合言於朝乃召丞大農卒時年五十有二淳熙元年  
二月十三日也君自幼卓犖不羣曹偶敬憚而孝謹順悌  
事集英及母兄無間言兄沒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己女  
集英引年恩當及君子君推以予從祖第履之家居不問  
有無仕官不計升黜至於周人之急則亦不復知有難易

多寡之擇卽有不逮雖奔走乞貸勞辱不憚也歷陽張晉  
彥以子孝祥被親擢冠多士故忤相檜意逮繫廷尉親舊  
畏禍及己莫與通求所以爲橐餽費者無所得君聞之獨  
慨然謁其兄罄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會檜死事壹解後  
張氏父子俱官達以此德君終其身不能忘君與之遊亦  
每規正其失無所避人兩賢之在江西時同寮劉氏子琦  
奔父喪病疫甚殆人莫敢視君獨輿致其家蚤暮躬治粥  
藥琦得不死宅所爲類此人所難者甚衆不勝紀平居食  
客滿堂莫非有求於君者而君不之厭也娶李氏紹興史  
官彌正之女先卒無子以從祖兄誠之之子樗年爲後一  
女適修職郎王伸君家自集英時有別業金陵君卽居之  
旣卒遂葬江寧縣西北村祔以李氏後數年君之甥豫章  
通守胡君大原狀君行事以來曰舅氏志未克申而不幸

至此其高節馴行有不可以弗識者子盍識諸吾且刻其墓上予婦家與君有連姻得蚤從君游相期甚厚讀其書爲出涕不忍辭也乃書其事而銘之銘曰

仁全故家知折姦謀勇蹈大難賁育其儔偉哉若人躬此達德俛哉終身靡有回遁無曰斯丘四尺之崇忘私起懦千載高風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一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神氣飛生宋文公文樂然高亦十一

人謂其文在

亦可並集曰後之四天之樂欲保一我

其後

三十一